

新大陸



唐詩寫意 / 木子

散文詩專頁

J. D. 斯克林傑的詩

Mark Strand 詩選譯

偉大的語言讓合理的冒險去開動詩意的機器
世界公民視野下的災難意識

詩雙月刊

二零二一年十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21

186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張 莖 鳶尾花、元宵燈會 3
 鄭建青 故園、眼戒 3
 方壯霆 指甲剪、流體力學 3
 少 況 布魯日 4
 胡慶軍 在羊卓雍措湖 4
 高潤清 小雪之夜 4
 杜文輝 黑雲白雲、攪拌機、夜 5
 張玉泉 湖邊牧馬人 5
 藍 狐 夢的觸鬚 5
 陳銘華 月亮、聊齋之外、筷子、逆行 6

詩創作

宋 逃 在軍用越野車後座上 6
 向 明 疫難、熬夜 7
 方 明 簾 7
 李白雲 枕形石頭 7
 林煥彰 影子上下山、海的極機密 8
 張芳學 秋夜 8
 許 星 靜物邏輯、守望的花朵 8
 張 耳 工間休息 9
 蘇 拉 夜曲、夢縹 9
 夏 子 秋日·讀行道樹 9
 余問耕 這樣的一天、夜雨 10
 張太成 一隻快要死去的螢火蟲 10
 陳韶華 蝴蝶的死亡、蝴蝶 10
 王性初 微詩五首 11
 叩求思 問雞雞 11
 逸 雲 煤的獨白、神女祭 11
 許露麟 短詩一束 12
 銀 髮 看不到你臨走的笑容 12
 于 中 秋 12
 俞昌雄 暗房、夕光下的墓園 12
 嚴 力 翅膀不會、微信對話 13
 李 斐 離、詩稿 13
 圖 雅 後現代、關不住、光的領帶 13
 伊 沙 短詩 14
 林忠成 戰前戰後 二首 14
 老 哈 敲門、扒沙 14
 夏 露 金門大橋的風、半夜驚醒 15
 饒 蕾 寫給未來 15
 琉 璃 無色脈搏 15

達 文 蒂梅寇拉 四首 16
 童 童 給簡芯 16
 魏鵬展 維港灣岸直了 二首 16
 楊河山 深夜讀加里·斯奈德 三首 17
 遠 方 鬧鐘 17
 夢楚原 七月的記念、八月記事 17
 冬 夢 荷花翻臉 三首 18
 施漢威 哭秋夢 18
 王 勇 萬聖節沉思 18
 古 松 幼齒、沉淪 19
 張子清 與遠方〈望月〉接龍 19
 彭國全 帆 19
 馮 晏 邊境小城綏芬河 二首 20
 姜梅花 失眠 20
 胡文娟 璀璨金秋、春天 20
 羅馬蘭 達達、紀念陳祥 21
 項美靜 折疊、魚刺 21
 水 央 乳牙、自性 21
 謝 勳 白色的夢幻 22
 長 篙 陰影部份、瞬盲、每一天 22
 梁 楓 非母語寫作 22
 李國七 批註 二首 23
 典裘沽酒 就愛這個女人 23
 沈德全 時間的朋友 23
 世 賓 釘釘子、黑夜 24
 陳葆珍 新娘的淚 24
 于 斯 教兒子滾鐵環、道路追趕我們 24
 洪君植 人間世 25
 林 啟 峰頂小亭、池塘底 25
 秋 子 生存就是隱喻 二首 25
 秦 人 影子 26
 耘 乙 十四行：共產黨員 26
 北 城 圓月滿弓、牧歌 27

譯詩

張子清 J. D. 斯克林傑的詩 27
 蘇 拉 Mark Strand 詩選譯① 28
 夢楚原 譯詩兩首 29

評介

陳亞平 偉大的語言…… 29
 趙思運 世界公民視野下的災難意識 32
 劉耀中 葉甫圖申科 34

詩 訊

封底裡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 佛)
 陳聯松 (北 加)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鳶尾花

幾束落寞的花莖，斜插在花店的角落，近乎紫色的藍，靜靜綻放著看花人的心情，有意無意地反映了，頹廢的，羞赧的，和一些憔悴的昨夜

徬徨中，望著牆上一幅幾可亂真的複製畫。遠看近看，最像的，莫過於複製了畫家的嘆息，唉——一夜太長了，睡夢中的花期又過短，此外，僅僅留下一堆不安的顏色，在畫裡畫外掙扎著

元宵燈會

從鑼鼓和鞭炮聲擁成一團的人潮中，穿梭出來，立刻就迷路了。在童年與那題猜不透的燈謎之間，完全失去了方向

曾經提燈籠的手，現在空虛了。可是跟在母親身後的腳步，怎麼走著走著便凌亂了，而且轉眼間，竟變得如此老邁？

不經意回望似近又遠的飄忽光影，彷彿看見兒時的紙糊花燈，依舊還亮著媽媽的心事；才恍然悟到，謎底應該也一直藏在那盞久久未熄的幽冥燈火裡

編按：原以分行形式發表，再以散文樣貌呈現的這兩首散文詩。作者附言“我想證明的是，不管用何種方式表現，詩就是詩，始終存在著；形式賦予詩生命的說法是有問題的。”

■鄭建青

故園

橋朦朧水朦朧泊船朦朧；樹朦朧街朦朧高樓朦朧；人朦朧聲朦朧晨光朦朧；朦朧中腳步朦朧曾經朦朧。

江城霧
陀螺鞭聲
劈啪散

眼戒

八九歲時，俺一放學就挎著書包屁顛屁顛跑去俺媽辦公室。她要盯著俺做作業。一天跑去媽沒在，心想她也許在和女鍋爐工嘮家常，便直奔鍋爐房。跑進去卻驚呆了：女鍋爐工正在給她女兒洗澡。和俺一般大的妞妞亭亭浴立木盆中，朝著俺驚叫了一聲。她媽扭頭看了我一眼，似笑非笑沒說啥。俺嚇得趕緊竄出去了。從此再也不敢見到妞妞了。

夢中嚐
麵窩
香似無

指甲剪

指甲剪是多麼不足掛齒的的日常用具；不但用微不足道的銀兩就可以買上一打，而且自1875年發明以來，幾乎一成不變。除了顏色大小之外，每一個指甲剪都毫無例外地由兩片鋒利的鐵皮組成。每次扳剪後，都會自動回到張開的位置，乖乖地等待主人的隨心所欲

上面往下壓的一片操有主動權，而下面的一片往往是被動的，也不出力；不過當一塊指甲騰空飛去時，它卻佔有一半的功勞

我喜歡外面附加小盒子的指甲剪，它把每一塊剪下來的指甲都收羅起來。完事後，倒在手心，像籠子裏放出來的一群小白鴿，趣緻極了

當指甲剪不被徵召時，兩塊鐵片就呆坐不動。像一對相依為命的老夫婦，嘴對著嘴，卻懶得接吻

2019年4月10日

流體力學

我總相信，愛是一枚完美的固體。可以牢牢地握在掌心，不捨不棄；也可以掛在胸前，晃晃蕩蕩地與我的心臟手牽著手，白頭到老

只是，愛這傢伙很貪玩，而且滑頭；像三歲小孩似地撒嬌撒賴，時而咯咯大笑，時而哭鬧不停。也像三月的天，此一時晴空萬里，彼一刻烏雲密佈。而且喜歡與我捉迷藏，一忽兒靜靜地躺在我的懷抱，一忽兒無影無蹤；像流體力學，也像滑不溜秋的鱈魚，抓不住，握不牢……

說起來，愛還有很多品牌。以金錢為交易的，為名利而投身的，奉父母之命的，領聯盟邦交聖旨的，還有青梅竹馬的，相見恨晚的……

2018年8月17日

■少況

布魯日

我從布魯塞爾搬到這裡，不是為了考證古荷蘭語裡沼澤和橋從詞根上是否都與水相關。我不是語言學家，我是一名小資情調的批判家，多年來飽受各類媒體的嘲笑，但依舊堅持我的原始風格。簡單說，就是美學上不完美的擁護。

三年前，布魯日一家新媒體的主編在網上讀到我關於壞畫和壞話的論述，發郵件給我，希望我能寫一篇文章，評論一位當代美國女畫家的裝飾風格。畫家的名字，他說，暫時不方便透露給我。他將邀請我在畫廊裡住一周，仔細觀察她近十年的創作，然後用我不留情面的文字，向他的讀者發起攻擊。當然，我可以順便奚落一番他的審美情趣。

我是下午三點來到畫廊的，陽光滿滿地佔據著沒有遮蔽的地方。安東尼主編白淨的臉蓄著山羊鬍子，讓我想起那位著名的畫家。我們直奔主題，先草草瀏覽了三間屋子的作品，從布藝拼貼、綜合材料、丙烯塗鴉到越來越甜美小巧的室內風景。我告訴安東尼，我決定搬來一年，做一本目錄，把蛋糕摔個稀巴爛。

2020年寄自南京

■胡慶軍

在羊卓雍措湖

這裡離天不遠，這裡離雲很近。天上西藏，大美於行。神秘而聖潔的西藏早已令無數人心嚮往之，西藏豐富多彩的文化，神秘而獨特，這裡的魅力征服了很多人。

一份感受和感慨從拉薩開始，踏上拉薩的土地後，藍天、白雲、明亮耀眼的陽光。一片精美的藍寶石鑲嵌在喜馬拉雅山脈北麓，讓所有的形容詞都黯然失色，羊卓雍措如羊脂般清澈。

不是面對這片湖水，是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這裡的美，雲軟得就像棉花糖一樣，讓人禁不住想去摸一下。水挨著低低的雲，雲漂浮在蔚藍的水上。藍是鮮亮的藍，白是透亮的白。有風吹過，湖面上是揉碎的璀璨陽光。

星星點點隨著湖水浪花柔柔衝擊，在深深淺淺的湖面愉快地眨著眼、跳著舞，那是卓瑪隨手撒落的寶石吧。那些有關羊卓雍措的典故和傳說，有一種虔誠和聖潔，靜靜地坐在湖邊，天堂也無非如此，或者就是若干年前我夢裡夢見的少女。此刻與我再一次邂逅，刻骨銘心。

走過千年萬年的輪迴，看的到我的前世來生，羊卓雍措的美對於每個進藏的人都是永遠的誘惑，每個人眼裡的羊卓雍措的美，每一次羊卓雍措的美從來沒有出現過複製版本，永遠都是不一樣的色彩和感知。春夏秋冬，這片湖水都會讓你紛亂的心靈停留在天堂般的夢境，而我們能給予它的，只有注視與敬意，故事被風讀出聲來，遙遠而縹緲。

我不知道三百多年前，當倉央嘉措在青海湖邊遁失之後，美麗善良的瑪吉阿米是否天天坐在這崗巴拉山頂望著聖潔的湖水，盼望著她情郎的轉世顯像。

■高潤清

小雪之夜

庚子小雪初十半輪明月高照，朔風來急，涼氣追襲。受疫情影響，旅人暫受封疆阻隔，航空業幾近蕭條。因而夜空朗朗澄澈，難得數夜星光晶瑩，昂首觀獵戶星座，腰帶剔透如新，望之則星光熠熠，近聽颯風蕭蕭，蟋蟀引亢而鳴，此為亥時光景，寂寥溢漫。

立於“聽松台”下，瞰市廛明滅，車馬無影，頓覺聲寒催人。冽冽風濤，人孤而顫慄，入室眺望月明高寂，唯無醴泉對飲，樹影零亂舞來更見悵惘。今夜風強撲來，心神不寧，愁漂移未定，驚社會棟樑相繼尋短，憂兩岸兵燹相抗，稍有不慎終將擦槍走火，實令人難以安寢。

夜深而窗搖動，風鈴乍響疑人叩門，惜無童子應答。此非東坡居士之〈秋聲賦〉，憂其國，傷冽冽肅殺之氣，感天下爰亂而思安邦齊家之歎。時近子夜，朔風冷冷如鬼哭神嚎，我心疲態顯露，閉目卻又輾轉難眠，故記之。

2021年11月25日桃園

也可曾聽見倉央嘉措為她深情的吟唱。

在那東山頂上，升起皎潔的月亮；瑪吉阿米的臉龐，浮現在我的心上。此刻，我嘴裡輕輕地念著“唵嘛呢叭咪吽”，看雪白晶瑩的雪峰倒映在湛藍的湖水裡，看所有的美像凝結的圖畫，連天上的朵朵白雲也呆呆地停留在湖面上，一切都默默的在寧靜中守望守望著幾千年來亙古不變的真言。

時間在這裡慢下來，壘起瑪尼石，搖動所有的經筒沿著羊卓雍措磕長頭，心事和虔誠覓見——條條為靈魂的歸宿修起的天路，然後雙手合十，讓塵埃落定一顆騷動的心，擦肩而過的人，如同另一個自己。

■杜文輝

黑雲白雲

一朵黑雲往北移，一朵白雲往南移。
我以為它們會握手，擁抱，跳華爾茲；會開會，在圓桌旁喝奶茶；會在草原上放牧，河灣洗衣。

誰知它們打起來，一朵黑雲變成好多黑雲，一朵白雲變成好多白雲，打得不分你我，打出石頭，火鐮，鞭子，刀刃。打得混沌，模糊。

它們最終都散架了，精疲力竭，掉下淚和冰渣。

一陣很冷的風把它們吹遠。

攪拌機

高速運轉的宇宙、太極、陰陽魚、八卦、罐子、葫蘆，和進泥沙、石頭、水泥，和進時間、汗、太陽的釘子，和進比例、設計、轟鳴、洪荒。

傾倒出歷史所需要的。

有一天，它捲進去一個人。

夜

更深，更遠。

我不知你們在幹什麼，幹白天沒幹完的事，白天不能幹的事。

周圍散發菖蒲、桂子、馬蓮的氣息，也埋著炸藥、蟲鳴、蛇的兩叉舌和脊背。

水氣上來，給萬物蒙上薄膜，不斷地給萬物蒙上薄膜。

遲歸的人，擎著珍珠在跑。我把笛孔裡的水，再一次彙入荒草、野石、江河，彙入江河。

2021年寄自甘肅

■張玉泉

湖邊牧馬人

我惦記著那一刻的日出，牽掛出湖面上的雲霧。他準時的來趕赴這場約會，在命運的沉浮中照亮時光的平淡。請給予我這道啟悟心田的光，讓我在灰暗的冬日攀爬上風雨的天梯。

牧馬人，我們曾在湖面擁抱鹹澀，擁抱青澀而高貴的原野。我們同樣因為崇拜而靜立原野，因為內心熱愛而滿含熱淚，因為風雲無根而充滿牽掛。倒淌河，你流過的地方，就是我內心最荒涼的記憶。所有的經幡都在標記風的烈度，因為疾馳的道路上無人停留。

牧馬人，送走的是草的荒涼，人生的寂寥。迎來的是蛻白的月色，新生的黑夜。我正在黑夜的高原澄清內心的妄想，我正在療治一隻鷹的膽小。如果，目光可以點燃，就讓漫天的星辰圍繞我，讓時光的灰塵掩埋世紀的記憶，我已無法安靜地行走，因為一場人生的放牧。

2021年寄自北京

■藍狐

夢的觸鬚

蘇克素護畢拉的冰碴兒，被風吹得快要化了。魚鷹蠢蠢欲動。老阿瑪的早煙，吧嗒矮了赫圖阿拉的斜陽。額尼拉長炊煙，在等大河深處，一聲爆響。

罕王的鐵騎踏過的冰河，縱使融化了，也是硬的。大魚的錦鱗摩挲成鎧甲。苟仁尼瑪哥的潛游愈加機警。水蛭隱身於水草的罅隙。水黽悠然，佯裝清閒。

警覺，勝過一場連天大雪可能掩藏的，警惕的眨動。征戰的烽煙，有時掠過河面，有時潛入老城半睡半醒的舊夢。在硬朗的冰刺的構築裡，一個家園的血色，從未止息了抵禦極寒、編綴春光的傳承。

可是，今夜的春風，自上而下縱向飄蕩下來，風號的末端，播著鼓聲。轟隆。轟隆。轟隆。

風頭過處，蘇克素護畢拉的冰面，驟然掀起無數碎裂的碧玉，轉而將賊拉拉的陽光，折射成浪花的暴動。開河哦，波波蕩蕩的歡湧，像是夢的觸鬚搔癢了春風的腋窩……

老阿瑪的網撒開了，風的網孔綴滿桃花的潮汛。額尼使鹿蹄兒挽住南窗，吆喝歸巢的燕子，一起來唱新攢的民歌。

蘇克素護畢拉：滿語，蘇克素護，魚鷹的意思；畢拉，意為河。蘇克素護畢拉亦即現今的蘇子河，起源於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境內。

阿瑪：滿語，父親。

額尼：滿語，母親。

苟仁尼瑪哥：滿語，狗魚。

■陳銘華

月亮

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圓，想起當年從網上搶購的一塊瓊樓玉宇地皮，如今樹猶如此，乃不得不將手機上的月亮拉到更大更圓

2021年中秋

聊齋之外

陽台上的胴體月明星稀，像蛻皮的蛇，但蛻了皮的蛇不是屬於戀愛的嗎

來過一次，她的影子便留下來了

2021年5月4日

筷子

化愛撫為點評，變親吻作食慾……嗯，好吃，十根手指的相對論

2021年4月10日

逆行

併肩路過夢境，那人往左游出了右鰭，你卻牽著她飛起來的左翼，相顧茫然

四十多年過去了，虛擬和現實的鑲嵌，粗礪得不知如何磨合

2020年12月13日

●散文詩專頁

■宋逖

在軍用越野車後座上

車過德勝門時，我依舊會唸綠度母咒和更為秘密的摩利支天心咒

在1937年的海軍越野吉普車上從沒有金髮碧眼的白軍女護士們，那凝望妳的有著護法神離世感的女子

她的髮辮粗大灰白，這是我們共同的秘密朋友
即使妳離開我，她也從未開口說過話

即使妳已經離開我七年了。

即使我被西火山營的空行母們向那死亡蒞臨的時刻索吻時

她也沒有說過話

她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妳去了哪裡，以及妳將何時重新歸來
當我的泅法鼓的鼓穗變為萬里晴空無雲的顏色

在我從來不曾在的北普賢營，在我的肉身去過多次的特島藏靈噶

我知道，妳從不曾來過這裡

我知道，在日內瓦流亡海軍醫院，那為你拔掉呼吸機插管的北烏克蘭女護士

她交還給我一顆破損的綠松魂石

她不曾告訴我“這樣的經歷她何曾會忘記”

“那一夜，我在ICU睡著了。一位有著雪白粗大髮辮的老女人劇烈地搖醒了我，她說的話我聽不懂。但我知道她說的是。那條藏式薄花毯子她要拿走了。

日內瓦在下雪。而空氣中混淆了海螺號的聲音，和刺耳的杵鈴的聲音。
彷彿叫另一個世界起床”

在日內瓦的流亡海軍醫院。在1937年我就曾來過這裡

從顛簸的軍用越野車的後座上，我第一次側過臉來看那位碰了碰我的軍裝的

突然顯現的女人

“如果我還沒有曾讀過阿赫瑪托娃的

詩，在多年後

你也不會從意大利藏學家圖齊助手的那本大圓滿著作裡，似乎在第471頁讀到我的難於拼寫的名字。”

“願彼不隨我執之迷幻。”已經過去七年了

或許在頭三年妳已經回來，讓我寫詩的筆跡變得更不可預測

妳代替誰來改變了我詩的風格？

但是那曾坐在妳的越野車後座上的女人從不曾說：

“帳篷裡的通訊連女兵們默唸著妳和我的名字。在多年後的北普賢營

是妳代替另一個人出現，將小提琴放在製造霞光的地方。”

“如果確係是妳回來了。是的，我還沒有你或妳的新的聯繫方式。”

在1937年。當士兵們圍向我乘坐的越野車。

那名突然側身向我的不明國籍的女人，有著灰白的粗大髮辮。

她用清晰的俄語問我：

“如果真的是她回來了。你的確能在那輛闖過邊境線的軍用吉普車後座上看到我！”

在1937年或是更不可描述的年代裡是我，在日內瓦流亡軍事醫院的地下檔案庫裡

我查到了她婚前的名字和檔案照片。

“如果我從不曾從你的心底離去。”

我們都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為什麼你總是在車過德勝門時突然唸出這些咒語

或你所稱之為的詩的種子字。”——那是因為在那一次

蜂擁圍上來的士兵們幾乎要拉開車門而我在1937年邊境線的雪中側頭突然看見妳

——妳念出了摩利支天本尊的另一個名字並制止了這一切！

■向明

疫 難

近些日子裡
都被那超小的粒子群
嚇得不敢出大門

結果是
街道淨空
大廈無人
市井消條
公車不敢坐
捷運放空跑
醫院不能進
親友變陌生
都市像死城

最最糟糕的是
鬍鬚霸滿臉
以為我還在學
某大鬍子名人

2021/6/8

熬 夜

——長篙撰〈向明與概念創作〉一文讀後

乾坤暗淡
心火熾熱
這夜
濃濁如用力輾磨出的墨汁
有得讓筆力煎熬的了！

無非是前瞻無光
必須夙夜匪懈
無非是荊棘擋道
惟有奮力劈斬
無非是豺狼出沒

■方明

簾

帘幔盪漾
不如雨珠串掛的
淒美
最悱惻是用淚水盈凝
那片廣漠的蒼茫

久錮的心
怕從罅隙中漏入
自漫漫路途排來的秋
急急敲打
經年蕭瑟的斗室

謠傳春天不經意叩喚
比起揮別後便杳然的手
算是孤寂中的關懷
至少，你可隔著一層心事
聆聽種籽爆裂
百花迸放的聲音

終竟你驚覺較山水更厚潤
更掀揭不盡的
一張簾
是悄悄挨近的
死亡

卻已力不從心

無非
已經一切技窮了
面對如此頑固的夜
我不信，難道
最後只有舉手投誠！

2021/8/3

■李白雲

枕形石頭

留意這些枕形石頭
睡熱了
蒸汽紗帳
埋著雪花臂膀
紡出你的水滴

十字長城在遠征
替破損的關隘敘事
你儘管掩臉而去
隨海潮或流沙的長舌
輕輕回捲

脫去絲綢
裸體的不止黑暗
給淚珠題詞的
也許還是由你代筆
聖事

你作勢抓癢或剃鬚時
起用騎士風度
誰想過，臨崖開膛
比如，快刀下的羅丹應力
會被征服
彎曲如上弦月

鏡中燈火疏落
當皮肉屑碎遇上潤滑劑
就如堂上庭辯
審理一樁美學訴訟

既然是太平雕像出場
就統一了自己的身軀
下單投送前
在網格化的封地
授勛或貼原生商標
伺機打幾個
本草之上的復活呵欠

2021年寄自廣東

■林煥彰

影子上下山

清晨，我背著太陽
去登
基隆山，影子
陪我
上山下山；

我登上
基隆山，影子也
登上
基隆山；我常常，
氣喘如雷
他，走在我前面
一點兒也沒有聲音；

影子是，矯健的
他走得
很輕鬆，我汗流浹背；

上山下山，
影子，一直都走在
我前面，
沒有流汗……

2021.08.20/14:42 九份老街候車亭

海的極機密

海，喜歡微笑
整天都在
微笑，在深海的透明中
她有什麼開心的事，
那是她的秘密，波浪是
她的極機密，屬於夜裡的
夢裡的，極機密
也有可能是
你的，我的
極機密，她不會告訴你
你只能從她的波浪裡去猜想，
想像她的身上，會有多少的

■張芳學

秋 夜

初秋之夜，把板凳
搬在院子裡
沐浴著皎潔的月光
螢火蟲在眼前飛過
昔日的童謠在耳際繚繞——
螢火蟲下山來
打火吸煙來
打火吸煙磨鐮刀
花兒坐著眼前頭……

那些螢火蟲
都是我的兄弟姐妹
夢裡，和我一起奔波
醒時，在心底飛舞
有時，更像多年前的親人
帶著小小的祈願
來看我們

2021年寄自甘肅隴南

魚蝦；很多很多的
魚和蝦
牠們整天都在她身上，
用最輕柔的唇，最柔軟的吻
不停的親她，不癢
也會癢，癢癢的
不笑也要笑，微微的
笑；笑是美好的
微微的笑，最美……

海，整天都在微笑
波浪式的微笑，
這是我想的，她的秘密
沒人會知道，只有我
猜得到，這就是
海的極機密……

2021.08.22/15:58 宜蘭線區間車

■許星

靜物邏輯

想像一個午後或者黃昏
那些衝動的陽光和雨水就長出來
長滿我尖叫的身體 遲到的季節
如風吹楊柳 愛情多麼美好

窗外 一片片憂傷的落葉
正敲打著妳即將死去的深秋
而靜止的花朵之上
一只陶罐 已開始慢慢蒼老……

守望的花朵

漲水了 憂鬱從眼眶流出來
通往羌寨的山道
其實內心很苦 格桑花
想不起自己的乳名

那首唱了幾十年的羌歌
能感動羌寨幾輩子 卻始終無法
喚回 心中那個
最疼愛和牽掛的人的名字
因為一場災難

只知道 在每個清晨或者
黃昏 那把沾滿泥土的花雨傘
總把張家溝的山口
站成一生的守望以及一個女人
的無助和癡情 偶爾
也想想那些過去了很久的人
和事 如果
這些可恨的雨水
能把記憶沖掉該多好

2020年寄自四川綿陽

■張耳

工間休息

天在下雨，車在過
飛機過人過監獄裡的曼德拉過
許多不再記得的過
翻過來調過去，紅袖章
瞧瞧——杏黃路障警示杆
藍色圓錐拖鬥白卡車
黃挖掘機黑輪胎一擁而過

天掉下來以前微微一動
讓物理學家凝視沉甸甸的雲朵
如此巨大的空洞很是不尋常
宇宙中存在的類似結構
屈指可數。而且，罕見的空洞與冷點
能記得我現在的焦慮，電梯密閉

屏住氣，從而思想休息。SCE 工裝
海浪硬殼帽。煎餅烙餅
蔥油餡餅。天拉起鐵灰大幕
豆芽甜蘿蔔三明治轟鳴
砸在美國聲音台灣富士康之上
——本身非常罕見——重疊的
似乎並不僅僅是畫面

復工了，山西北廣東
二十九個省土話
白卡車黑輪胎綠工裝窗玻璃上
藍天為你們的雲勾出漂亮的
花邊。修理地球修理孩子
熟背標語，高舉旗幟，短髮

修理得更黑，紅的左的右。別忘了
“先有奠基者，後來投機人”。
等等類似的結構，前人種樹，後人
不餓。雲彎下腰抓住海
海翻出浪花，而沒有選擇走過

2021年寄自西雅圖

■蘇拉

夜 曲

大雨漸漸停息
有人倚在風口
捻熄一根煙
故事講完結局，女人
關燈離去
廚房鐵皮桶裡，螃蟹
撞出砰砰聲
深藍色灰燼緩緩流過
克萊斯勒珠寶般的尖頂

一隻孟加拉虎
將頭湊近公寓的窗戶
它聽見一顆恆星
正遙遠地死去

因失明而滿懷柔情
夜尋找我
如撫摸過盲文

夢 獏

食夢獸的脚步
近了
鮮花石油，自地底的低吼
大海，在它的腳步中
濺起波濤

它侵略邊境
在大地焚燒的
瞳孔裡，金屬的喘息
如暴雨，如光
徹夜收割影子的自由

女人夢著
頭髮生長，飄動
那瘋狂的峽谷
又癒合了

■夏子

秋日·讀行道樹

秋日的行道樹
立在我行吟而過的路旁

禱詞一般的落葉，任風
把傾頹的時光紮進根枝

垂暮者魚貫穿過
我的影子，讀你
看秋陽揉皺一地
惱秋容顏

蓬飄的葉，似我
讓西風搔短的髮
荒疏歲月壓身
摹寫我脊樑鬆垮

光陰的紋理歷歷
也數算我

一枚勳章
一頂奇異的冠冕
一逕老邁旅人斑斑的足印
在秋色泛黃的底蘊中
一一淡去

想說的話
還在心底絮絮
像寫一封長長的信
給自己

那皮開肉綻的黃昏星

淘氣地，砸出一個
又一個世界
在明日完美凝固前
將空心的肉體
扔入多孔的黑夜

2021年寄自紐約

■余問耕

這樣的一天

封城的第二天
忙完了要做的事
隨手拿下一本詩集
一翻就翻到了
向明詩人2011年寫的
《這樣的一天》

正看得熱血沸騰時
剛看到聯合新聞網的妻子
生氣地說怎麼現在會有這樣
大逆不道砸死母親的台大男

她不知道我正看到這一段
“網路上，有變形正義者
在作人肉搜索。我的緊鄰
啃老族的兒子索錢不遂殺死母親……”

該怎樣跟她說呢

如果問阮籍
他肯定會說這哪算新聞呢
我那時代早就發生過

但我還是忍不住
要到夢中跟他說說
看看阮籍他這回還能不能再笑

2021年7月10日

夜 雨

忽然想起《夜雨寄北》
問歸期我倆都不知道

你在九樓我十七
咫尺天涯
相見竟變成奢望

■張太成

一隻快要死去的 螢火蟲

我看見，一隻快要死了的
螢火蟲，它是怎樣費勁地揮動著
它那生命的針和線
在漆黑的夜幕上顛巍巍地
修補著什麼。它朦朦朧朧
記得：曾被自己錯誤剪開的
夜幕上的那一個個破洞
是那麼的刺人眼目。它知道
生命留給它的時間
已經不多了。它要
用這點有限的時間
用剩下的最後一些微弱之力
把這些破洞，儘量
修補得天衣無縫
還殘缺不全的夜幕一個
完好無損的夜幕

2021 寄自合肥

如果沒有手機網路
如何探問訊息

驟雨敲窗
冷嗎
別著涼了
好好將息

出院後
我們再重頭細說
這段難忘日子
這夜雨時候

2021年9月

■陳韶華

蝴蝶的死亡

曾經是一座飛翔不止 懸掛
流泉的山峰
定格而又永遠旋轉 隱藏
斑斕猛虎的玫瑰園
它的死，成為愛與美的藝術界
本年度 敲響編鐘的事件

它曾經停留在幻覺
殉情共死的墓碑的頂端
停留在流星蝴蝶劍 舞動的
漩渦 快慰情仇的中心

它的尾部 曾棲息涅槃過的
火堆上嗶嗶作響的鳳凰
飛動時 曾擄掠大海
日出 前一瞬的閃電

它依然是蘋果枝葡萄藤的化身
它的死，只能是萬頃怒放的
百合花 紫雲英 集體
仰望的星雲

蝴 蝶

濃縮了多少子夜冷露的蛹
蛹中夢 夢中火焰與馬頭
多少次死亡，而又永不消逝
愛情的閃電與虹霓

小小的翅膀 馱負愛與生的璽綬
以及人世一萬年 慶典的重量

彩門 宮苑 都是你的骸骨
旗幟 煙花 連綴你的呼吸

青草瘋長 紫薇飛翔
我找到了 我本人
前世的肉身與拯救苦難的道場

■王性初

微詩五首

真假錯位

用假牙吃真蘋果
用假幣買東西真
用謊言欺騙天下人
真假錯位真假難分

歲月

走在歲月鋪成的日曆
歲月就是每天的歲數
歲數走光時
歲月走光了

無症狀感染者

我偽裝成一個非常健康人
其實我是感染者卻不露病症
面對猖獗黑暗的新冠病毒社會
我把發燒咳嗽嘔吐藏得很深很深

獨處

寂寞是汪洋大海
我在感恩的島上獨處
日月星辰陪伴我
享受心靈靜態的成熟

疫情樹上的果

戴著新冠禁足宅家
病毒的樹上沾滿熱淚
返回故鄉遙遙無期
鄉愁是心中苦果累累

■叩求思

問雞雞

有雞雞的詩
能投稿到哪去？
請教臉書大神
網友曰：《衛生紙+》
——2016就停刊嘍
曰《好燙詩刊》
——已經富極很久
曰《子午線新詩刊》
——正巧錯過最終號
傷感呀！
近年停刊的還有：
《海星詩刊》
《華文現代詩》
《換氣電子詩刊》
《水豚大行動 poetry》
《滿天星兒童文學雜誌》
遙想當年 現代詩
陰莖 子宮 手淫
射精滿紙
今日我不過寫個雞雞
應——該
不需要擔心 對吧
那麼，台灣存活的：
《文創達人誌》
《葡萄園詩刊》
《野薑花詩集》
《臺灣現代詩》
《從容文學》
《台客詩刊》
《吹鼓吹詩論壇》
《笠詩刊》
《大海洋詩雜誌》
《幼獅文藝》
《有河文學雜誌》
《鹽分地帶文學》
《金門文藝》
《創世紀詩雜誌》

■逸雲

煤的獨白

我曾經也許是參天大樹
幾經桑田變滄海
淪落成煤
如今為愛
我又燃燒到了這般模樣！
黑黢黢
一泓墨汁
塗鴉了最後一幅
心電圖。

神女祭

風雲突變
觀華中山巒險
巫山神女泣血
願身斬萬段
犧牲金色捐希望
佑東山一起再起
一峰高過一峰
愛無能
人生大美
勤登攀

《掌門詩刊》
《秋水詩刊》
《乾坤詩刊》
《兩岸詩》
《人間魚詩生活誌》
《新詩報》
《PDF 狗臉力量》
(如有疏漏敬請見諒)
您們怎麼說？公威啊

註：那首有雞雞的詩最後成功在台刊出。

■許露麟

短詩一束

彩 虹

雨後晴
一座橫於陰陽間的
拱橋
是鵲橋又是奈何橋

花 瓶

一束花卉的
靈堂
在弔悼中

筷 子

一雙經常愛挑剔的
老夫老妻
恆相依在扶持裡

柺 杖

人生中
最後的一根權杖
正被石頭
痛擊著

剪刀一

所有的無往不利
全靠
勾搭在一起

剪刀二

一邊是矛
一邊是盾
總在糾結的交鋒中
迎刃而解

2021-9-10-廈門

■銀髮

看不到你臨走的

笑容

看不到你臨走的笑容
沒關係
那祇是防疫口罩的緣故

倒不如靠想像
或許完全是另一副模樣
患武漢肺炎的苦瓜臉上怎會有歡顏

從沒想到要如何保留
你日常的笑聲
待黑咖啡般孤苦時可以當一兩匙煉奶

聽說日落有聲響嗎
哭著來
一定會笑著走嗎

2021-07-31 北卡

■于中

秋

大道仰臥在露天的床上
向病懨懨的樹葉招手

約來的西北風早已久候
只待鋪設那滿地黃金的——康莊

2021 寄自休士頓

■俞昌雄

暗 房

舊書裡的蝴蝶標本
比燈籠還艷，紙做的燈籠
薄薄一層，你在暗房裡捉迷藏
和照片中的他
蟬鳴是越來越深的隧道
你出不來，揪著一滴雨的相思

鏡子碎裂。夏天露出花裙子的
皺褶，你在玻璃上畫心形的
夜晚，兩條河流覆蓋著它

愛情有時多像昆蟲，它蠕動
兩只觸角伸進萬花筒
你的底片如此絢爛，而影象
已飄出暗房，一個勁地飛

他停在那兒，雨絲一次次探訪
某個角落，你靜如初綻的花
蝴蝶落下來，燈籠被點亮

夕光下的墓園

光是一種見證，死亡也是
墓園的四周全長著荒草
沒有人，飛鳥如此低而迅疾

動車在黃昏時穿過那片山地
它們在頭頂，刻著名字的
石碑，一動不動，亮著

這是贛州以西的一塊高地
樹有幾棵，風也吹不動
它們讓白晝顯得無比安寧

夕陽即將墜落，光扶著車廂
移動，那不規則的投影
落在臉上，宛如另一片山地

2021 年寄自福州

■ 嚴力

翅膀不會

低下頭來的反省之身
抑制了血肉裡
原始程序的動物衝動
而來自骨科的報告說
自然生成的脊椎
很難堅持這種彎度
就像信鴿遲早會失業
翅膀不會

微信對話

他打來一串字：
疫情居家時
本來扛著點什麼的肩膀
被掛進了衣櫥
而叨著現實乳房的各種夢
依然吸吮有力
每次醒來
還都有被生長的疼痛感

我打去一串字：
是啊
對自身的關注從沒如此細膩過
能看出以微米增長的指甲速度
戶外的高分貝疼痛感
彷彿來自體內的救援車

他回覆：哈哈
看來近來你的雙腳已習慣了
收斂在鞋中的散步

我給他發去一張豎起拇指的圖片

他打字：
你拇指姿勢稍稍偏左一點的話
其他器官就全部政治正確了

■ 李斐

醬缸詩：離

請不要打濕
我的肩膀
回過頭來
讓我直視
眸子內妳藏著
潤濕了最後風景
就此黯然而別
我會記取島上一切
美好甚至醜惡刺在
心上成紋身
我將會回來，保重

2021年7月7日

詩稿

經過漂洗後的文字
我的詩稿
夾雜其中
看來似片片飄落
在地上花瓣
原來顏色
不能辨認
暴風雨後的殘踏
若是氣味仍在
請放進你的背囊

2021年8月5日

我打字：
儘管各種真假疫情的信息
正在哺育世人的眼光
但暴力被確診為陽性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2020年結束之前
必須補上一針預防非文明的疫苗

2020.6.紐約

■ 圖雅

後現代

有人給西方名畫裡的人物
戴了口罩
有人給天津銅像馬三立
戴了口罩
有人說南京城
看得見的人只有孫中山
只有他
屹立在中山陵
沒戴口罩
整幅照片揮之不去的迷霧
是更大的口罩

關不住

春天了
不出去哪行呢
八十多歲鄰居
每天都得活動活動
他推著自行車
出了電梯
騎行
一直騎到廣闊的田野
成為第一枝紅杏

光的領帶

我的視野裡有一條光
像一條長領帶
從我的脖頸處打結延伸出去
成明亮的大道
兩個男人
從黑暗的兩邊過來
也戴了光領帶
但很小，像兩條繩索
套在脖子上
他們一個要對另一個發起
進攻

2021年寄自天津

■伊沙

短 詩

鳥 鳴

清晨第一聲鳥鳴
像趕了一夜的路
跑來的信使

棋 王

每一條街上的
棋王
最終都輸給了
孩子

樹與風

樹欲靜而風不止
沒有風
樹形同一具屍體

偈 子

外來的和尚好念經
高僧在本寺掃台階

麥田詞

少陵原上
已無麥田
目力所及
麥田是
終南山腳上的
一雙金色芒鞋

生 命

生命永在奔跑
夜眠是跑過停電的街區
做夢是看了場通宵電影

■林忠成

忘記關燈關門招台風

卡車輪子陷在台北人的夢裡
20萬人遊行爭取一個公廁蹲位
電影放映員在刷自己的腸子
雨在樹幹裡下著
一條小河在樹幹裡流淌
有一股勢力潛入你家把感情搬走

職業殺手忘了關門 1937年9月7日
斯大林忘了關辦公室的燈
你忘記結過幾回婚
在一罐海水裡 養著壞脾氣的颱風
它像你家大嬸半夜老咬牙

東歐平原 50萬隻腳深深陷在沼澤
拿破崙對著一望無際的荒涼擔憂

戰前戰後

滿大街的人瘋跑
被一個叫“熱”的大胖子追趕
坦克越過阿爾卑斯山
全村人都被抓了壯丁

把熱狗裡面的狗取出來 守大門
怨婦在村口嗚咽 十年啊
沒收到一封信
廣播裡傳出：“德軍在10月9日清晨
突然出現在法國人的早餐桌旁……”

一個被打了啞針的的病人
用手電檢查別人的喉深
在芒種時節把一截剛砍的槐樹枝
扔到井底 讓全村人喝 可治好

20年來 濛濛細雨從未停過
博爾赫斯打著傘離開圖書館
默默地拐進一條小巷
雨終於停了 一個白髮男人

■老哈

敲 門

深夜。燈光昏暗的街道。
一個穿戴整齊的青年，
在敲一座房子的門。
門開了。一對老夫妻。
你找誰？我找你們的女兒！
這裡沒有這個人！
難道是我敲錯了門！
不！小伙子，
是你愛錯了人！

扒 沙

在深不見底的黑暗裡
埋頭閉眼用功
手脚肢體不停地向前爬
心中只有一個信念
就在這阻擋身前的沙堆之後
有著無限的光明與生機
鏡頭慢慢拉遠
一隻螞蟻在拼命地爬動
微小身體的四周是浩瀚的大沙漠
(2021.8.1)

站在長滿蒿草的老家門前放聲大哭
“戰爭為什麼結束得這麼遲！
愛人啊，風把你吹到哪裡去了？”

為了慶祝齧齒被拔
全歐洲的牙科醫生都發到一把鐵錘
一把鑿子 一個電鑽
能在大街上被一個大胖子追趕
是一種幸福

2020年寄自福建龍岩

■ 夏露

金門大橋的風

橋頭的風
時隔六年
依然在我心裡吹
只是從前的塵埃
早已吹向天邊
那萍水相逢的青年
如今在何方
是否還有開心的笑容
還能有撒向陌生人的熱情
願那遙遠的狂風
依然捲起海上浪花
上升成蒸汽
翻越千山萬嶺
落入我窗前
讓幻滅的希望
落地重生

2021/8/11 夜 北京

半夜驚醒

一定不是流星雨
像是遠處的急剎車
驚醒了我
我記下了夢
卻無法告訴你
只能借問：
夜行的人啊
你究竟是為何奔波
是夜色不夠深
無法掩蓋寂寞？

2021/8/13 凌晨 北京

■ 饒蕃

寫給未來

期 望

撩開你的面紗，風景次第羽化
一幅嶄新的清明上河圖，緋紅了想像
期望睜大眼睛。哦，未來的風采
居住在幾維空間？
從過去和今天抽出蠶絲縷縷
織成前衛衣裙，新奇閃著夢幻的亮

我欲發聲，卻不能成曲
渴望的光芒踮起腳尖
“當你和黑格爾對弈
請讓他贏‘美’^①的一步吧
而你要深思布局謀篇
在‘歷史教訓’^②一招上及時反叛”

①黑格爾“美具有引人向上的作用和力量”。

②黑格爾“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汲取任何教訓。”

站在未來的山崗

站在未來的山崗，陽光歌唱
大地的和聲從四面響起
海洋揮舞藍色波光

自駕飛車是子孫的寶馬
高速在天空上徜徉
電腦手機化作戒指上的彩點
冰箱順利告別氟利昂

許多不可能的，已被否定
許多可能的，已被否定
幸福依然穿著那件古老的衣裳
滑過奔湧千年的麥浪

神 遊

所有陳腐的都卸下盔甲
一道新鮮的門敞開

■ 琉璃

無色脈搏

憤怒，從山上滾下來
撞開黑色謊言
跳上沒有紅心的救護車
搶救，
懸崖邊的抗議

指尖上的燕子
酸雨，剪開尾巴
啄食的鴿子，
丟失了和平的名字

搗住臉吶喊的，
嘴，是死亡的出口
初夏的-35度
大雨驟降中，
隱隱……消融

物質的金字塔又上一個台階
精神呢？一扇隱秘的窗
是否透過更多光亮

還有尼采康德孔夫子的高談闊論嗎
莎士比亞托爾斯泰可有人欣賞
依然有人朗誦“希望是長著羽毛的
東西”^①嗎
又有多少陌生思想加入璀璨星光

物質是永遠不夠的
飢餓總會打開新的缺口

在天國，我的手指無法觸及塵世
但我的詩句會吹乾你的憂傷
以這種方式，我趨向新穎
如果你放歌，你將聽見——
我與你一同歌唱

①艾米莉·狄金森〈希望裡〉的詩句。

■ 達文

蒂梅寇拉 (一)

我試圖吮吸葡萄的氣味
我的翅膀拍打紅房子

我期待挽著一襲婚紗
把酒澆進耳語中

歲暮的陽光
潑灑在貌似荒涼的土地上
令夜色更醇厚

蒂梅寇拉 (二)

路途是那麽遙遠
形狀類似的丘陵
佔據著視線

接近灰暗的時刻
被遺忘的植物開始凋零
一群山崗
把谷地圍攏成一張婚床

神遊記

1.
這個夜晚燙灼著街燈
十一時三十分的电话
回答著一口井
2.
離家的路上
我壓抑不住驟起的心悸
關掉遙遠的血壓計
試圖避雨
3.
大湖像一張停轉的唱片

■ 童童

給簡芯

我會留意院子裡
出現在草上半醒的麻雀
當它的降臨屬於木槿花的花開時
紫色的花瓣會不會顯得格外寂寞？
每當想念在草戒指的時候
長久以來
我們可能習慣了奔波在各自的異鄉
習慣了以妥協
沉默的某種方式相互溝通
這裡偶然碰撞的思想火花
——猶如昨日的你
把詩寫在傳燈錄裡面
——
猶如一隻孤獨的飛鳥
停泊在南潯小鎮的樹梢上
若此刻我也在
必定會像穿著奇裝異服的飛鳥那樣
在深夜鵝黃的明燈下
讓文字綻放、舞蹈
而不過於隱藏自己

2021年寄自荷蘭

細小的標題字樣彷彿呼吸著
芝加哥透過晨風沉澱出浮冰

原 流

我把語言謹慎地放下
看著它們消失

星期天的晨光
浮現出你不再擁有的
羞怯的顏色

■ 魏鵬展

維港灣岸直了

維港灣岸直了 水流急了
我在看海 波濤洶湧
海鷗翱翔 天空的雲 黑壓壓
海水很黑 有死魚漂浮
小魚在啄食腐臭
很想慢慢品茶
天空的雲很黑
茶涼了
雷聲很大
茶涼了 味澀
雨水打在臉上
風吹 很冷

2021年7月31日夜

雨滴在鮮花上

雲很黑，冷風吹來
燭光微弱而晃動
純白的鮮花還有花香
天空下了微雨
雨水很冰，打濕了臉
很痛
遠遠天空的吶喊聲
很年輕，很熟悉
你想伸手放下鮮花
但你一再猶豫和恐懼
雨滴在鮮花上
分不清是雨，還是淚

2021年8月31日夜

■楊河山

深夜讀加里·斯奈德

他坐在黑暗中，
在藍色夜晚。松樹的樹冠融入天空。
他與樹冠一起出現然後一起消失。
巨大的虛空——，
當初在樹冠與加里·斯奈德存在的地方，
靴子的吱嘎聲，
什麼都沒有，又什麼都在，
霜霧瀰漫，早已分不清
他們是否真的在這裡出現過。
我努力向上仰望，
尋找他的蹤跡，他是否真的就是
那棵大樹，頭髮的松枝，
他的詩有雪松清凜凋敝的氣味——，
我們能知道什麼？

也寫褶子

時間的溝壑，
如果沒有這一圈一圈由金屬刻刀刻就的
東西，
就太沒有意思了。
過於光滑的石頭從來不是好石頭比如
鵝卵石，
而那些嶙峋的猙獰的，
深淵般的縱橫交錯，才有味道。
我傾心於老龐德滿臉的皺紋，
也喜歡暮年的卡佛，
認為很美，蓄滿了歲月的創傷，
詩就在他們臉上寫著呢。
詩人們都會把詩寫在臉上，
我也是，那是我的花紋。
我寫我的痛苦孤獨和疲憊，也寫青春
激情與歡樂，
讀讀我，從臉上你也能看到我的一切。

■遠方

鬧鐘

之前之後的事
就算了
其實也沒什麼
如果你真的記仇
真的耿耿於懷
最多 我說最多
也就是那一巴掌
或者踹你的那一腳
甚至 甚至
只不過僅僅是
一聲斷喝
一次靈魂的拷問
讓你心驚肉跳
而已
你不信
鬧鐘
可以作證

一朵雲

我望著一朵雲。
無意識，懸浮，緩緩移動，
去往哪裡並不確定。
我望著它卻沒有人知道我望著它，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望著它呢？為了我而懸浮而
移動？
那麼懸浮與移動的意義又是什麼。
我望著一朵雲，不確定，
它可能是一場暴雨的前奏，
然後又將成為一場大雪的鋪墊。
天空出奇的藍，沒有風，
一朵雲，誰都不知道為什麼它出現在
那裡。

■夢楚原

七月的記念

妞妞，有人說走就走了
而你，卻連說都沒說
我想疊幾行文字為你立個碑
好讓健忘的人類
有人能夠記住二十歲的你
記住五號地鐵車廂
水位越漲越高
記住你的鼻尖
在那裡告別最後一絲氧氣

雨停了，太陽鑽出雲縫
悲傷同積水一起抽乾
妞妞，地球上
又一切如故
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
“有晚上，有早晨”
只是
你爸爸單車的後座上
永遠沒有了你……

八月記事

山姆大叔匆忙撤軍後第九天
喀布爾沒有戰火
熒屏被塔利班佔領
總統丟下宮殿
丟下他的國民
乘車去了他國
一夜之間，阿富汗變天
黎明時分的女子
戴上黑色的面紗
世界，便一下子黑了下來

接著，諾亞方舟飛上天
有人從空中自由落體……

■冬夢

荷花翻臉

什麼原因
蜻蜓徹底惹怒了
荷花翻臉

其實是難怪的
今季送春迎夏的盛宴上
蜻蜓偷吻了桃花

桂花糕

兒時家鄉開的桂花
早看不見
唯有糕餅之味
久違了的香氣難得可聞

我對妻說
我的記憶連同桂花糕
曾被烽火歲月吞食得
乾乾淨淨

*週日與妻逛超市，意外發現有出售
我兒時在越南喜愛的桂花糕。

沒有風，荷會孤獨

我在荷的臉上未找到
歲月的滄桑

我在荷的身上未看到
紅塵的痕跡

沒有風，荷會孤獨
漣漪睡著
蛙聲醒著
喜見一隻蜻蜓

■施漢威

哭秋夢

風聲鶴唳
擔驚受怕時刻
你的噩耗
冷箭般重創我心靈
半世紀感情有多深
就有多痛

追求真善美的虔誠繆斯信徒
一生在夢與現實糾纏間找平衡
夢偏被擠得破破碎碎
肺炎病疫的魔爪
更無情突襲你的咽喉
握斷了你詩的生命
然你鬼斧神工的傑作
已提升成一道
騰空的彩虹
嵌入歷史的名字
與日月爭輝

附記：驚聞噩耗，悲愴不已，
心緒不寧，難以成章。此篇內
容，多來自秋夢詩句。

憩在蓮葉一角
跟在池畔的我
靜靜地想著
詩

2021年寄自香港

■王勇

萬聖節沉思

頭戴新冠的草寇
仍在幹著見得光的
勾當，沿路打劫
不戴口罩的路人
今秋의千島
所有的墓園
統統緊鎖大門
讓舉步的鞋子無法邁開
讓盈眶的淚水斗室徘徊

唯有走進自己的內心
向供奉在靈魂深處的
先輩，上香
誦讀一段段經文
朗讀幾首穿越的詩
但見悄悄開啟的
門縫
透出道道慈光
照得張不開眼來
耳邊響起
爺爺陌生的聲音
父親重重的囑托

這一天，注定
走不出自己的心
那就逗留在裡面
對著鏡子般的
寧靜
寫一封家批
寄給未來

2020年11月1日於菲律賓

■古松

幼齒 ——記 C&P 女童

扭曲的軀體在炎夏中萎縮
羞恥踉伏在噴火的雙瞳
起伏間酡紅悄悄漫延
此軀不再天真無邪
絕望的愛情在陽關之外
幻夢擦身而過
髮茨間盡是鏡花水月
跳躍的生命僵直
十三月粲然即逝
甜言蜜語續紛
誰凌駕在赤裸之上
青春的軀體一片蒼白
萬千踐踏卻隨即
在鈔票中演繹成
冠冕堂皇的抽離

庭外的眼光編織虛偽
睥睨的嘲諷貫穿迷惘
秋天將掠過女童院的高牆
散播如法炮製的失足
然後墮落在
冥想的十四月
竟然另一條醜陋的男人
扼掐無盡憔悴底呼喚
金錢的淫威肆虐
傷口照例無從稽考
遂再次有無辜倒下
增添更新的標本

註：C&P 保護婦孺條例的簡稱。

沉淪

插入我每一個細胞中吧
針筒的夜
像飛昇的希冀闖然走過
驚恐在尋覓中徘徊

■張子清

與遠方〈望月〉 接龍

一抬頭才發現
天上有明亮的眼睛
注視著我
一陣慌亂

白天藏身的秘密
無意間撒了一地
無法拾起
月亮啊快回過臉去

2021年寄自南京

等不到那心儀的蹤影
細胞在咬噬著自己
讓我再注射一次死亡
無懼撒旦的遊魂蹂躪
花季早已在我眼波中流逝
瘦削枯黃簇擁著我
昔日的健碩離我很遠
誰在揮手喚我
就讓我跟隨你去吧
靜寂污穢的死胡同
訕笑的罌粟花輕浮
踏著白骨輕盈步過
我是被遺棄了的微塵
誰渡我於午夜的夢魘
誰蠶食我每一根血管
我是一齣獨幕的悲劇
靈與肉糾纏著自己
燦然的一切漸入回憶
啜泣的夜裡剩下
一副未名的棺槨

2021年寄自香港

■彭國全

帆

人，淌下鹹鹹的汗
增強力度
磨礪帆

風，順著磨過去，逆著擦回來
磨擦出的火花
朵朵茁壯了浪花
帆愈打磨 愈光亮
成了寶劍

指天
在黑夜
把埋沒的星星挑了出來
也斬除偷吃月亮的雲霧
見證劍的鋒利

人操帆而劍 而彩筆
疏理一道道波浪
成一行行詩句
魚的意象成群在詩行裡優游
韻味鮮美 飄香

有些詩行輕盈起舞
陪伴 逗樂孤獨寂寞的小島
當詩行一串串穿成一首大詩
豪情萬丈，湧起蔚藍的色彩染上天

帆，絢爛的彩筆
凝聚古今詩人的詩意
要將大海浩瀚的詩句結集
編成《詩海》出版

2021年寄自紐約

■馮晏

邊境小城綏芬河

天河山賓館前的湖面薄紗輕舞，
冷風鎖湖水，夜被隔在半空。
木製古道右邊，
桑克，閻逸，安海茵，以及一行，
他們都聽見葉子裡有咀嚼聲，嗖嗖聲，
細小腳步移動，夏季匆匆逃走。
老仇背後的叢林入口有一隻鼠類忽然闖過，
魔幻感從湖面登岸，
冷風加寬了身體，樹影、亂髮和薄衫。
山巒另一側，界碑、瞭望哨，會晤室，
海參崴的太平洋剛經歷退潮，
貝殼與細沙再次摩擦，
震顫從遠東傳到腳底，手心，胸部，
烤麵包、烈酒，蠟台與燭火。
對岸的晚餐在想像裡舞蹈。
夜繼續凝聚，
有人發現火星亮在低空，抬頭可見，
停下，凝視，在時間空隙裡墜落一會。
黑夜被奇幻浸透得更深，更神經質。
月，從八月十五逐漸清瘦下來，
剛被國民食用過，已有四分之一缺口，
一些剩餘的月餅繼續被生活啃食著。
楊勇已回家，除了寫詩，
他還側重殘缺心靈學攝影，
海參崴脊背，歷史割讓土地協議的隱喻物，
紅色廢棄模型，鏽跡上的硝煙味。
貨運火車明天將繼續從中東鐵路一號隧道
跨國往返，互換物資，
輪轆磨合鐵軌從未間斷過，以及反思。

思想是神秘的

河海交彙，每頂帽子下都有一個身體的
入海口
他們推開水霧，岸，岩層，石陣
推開雲端和日月
每個身體裡都有一片被還原的晚秋

■姜梅花

失眠

黑夜
吞噬著寂靜

閉上眼睛
那一顆星星
變得更加清晰

那不是
流星的轉瞬即逝

是一個
幸福的牽掛

白霧抹去屋頂，果實落空樹枝
荒野散盡了暖流
這時，熱血被聽見

麥浪，風聲，耳膜與破碎
填充讓找回了一些被忽略的細密
進入冬季以前
一隻蚊子在耳邊已環繞了地球三圈
提防裡又加入了守護血液
我轉頭，驚擾了空氣，夢中有魔神

一顆野草莓染紅衣領後才到達舌尖
味覺再次舔到深淵裡的紫色
味覺裡有無數細針，翅膀插進岩壁內的鷹
時間的小鋼片，繼續切隔著
紫砂器皿，套色木刻。
切割來自感覺對一朵玫瑰花的聽和聞，
切割著一些仰頭飛向星空的無詞和副詞。
床頭一盞黃色鬧鐘，
延伸和斷送的滴答聲如出一轍，
像思想，瓷片裂紋，禮花爆炸，
更像一些脫離軌道橫跨地球的小小隕石。

2020年寄自哈爾濱

■胡文娟

璀璨金秋

只是我恰好路過
你將所有金色，都給了我
鴛鴦池的湖水
是一汪深不見底的念想
路標、車流，隱約的流光
從車窗一一掠過
車裡的暖風和低緩的音樂
抵禦著曠野的寒流和沙塵
大漠乾渴，戈壁寂靜
金塔走向深秋
道路和時間在我們身後隱去
我看見了胡楊林——
你是最高處的那一枚金色葉片
只是我恰好路過
將所有金色都給了我

春天

北方的春天來得晚
春分時節，小院裡
終於綻出了一個
小小粉色的桃花骨朵
用不了多少時日
將會是一樹樹的桃花
燦爛又寂寞地開

你和我
隔著整個春天
一場風起
然後是花瓣
一片一片，悄然落下
那些一年四季
都開花的城市
多麼熱鬧啊
花朵們層層疊疊
你聽不見花瓣落下
破碎的聲音

2021年寄自酒泉

■羅馬蘭

達 達

達達是朵含蓄的花嗎？
達達是棉花，手採的
聽見砸在腳背的
呻吟聲？

達達是瘋狂的畫
是一種理論，狂喜的
厭世美學

達達一望無垠，如遠古的青花大盤
我的達達，有靈魂的
達達，有點絕望
我彷彿看到了我未來的
親人

達達是一面鏡子的反面
我在想念你
偷笑的河流，一直擁有
命運

紀念陳祥

“左邊的河岸”
在“夏”天
被水浸泡，世上所有的巷口，洪峰之後
變的柔軟

“南方有雲”
浮在“高速公路上”，陽光下，裂開
的幾個口子
閃耀淚光

“你聽，你聽”
“武松”打虎，下山
躺在“黑暗的床上”

“朱莎”你又是誰？
立於“老屋”

■項美靜

折 疊

風又歸來
拎著，被暑烤捲裙擺的
那朵雲，晾在飛簷

一如窗花，又如曾經的嫁衣
疊在春日褪卻的長衫下

些許樟木的香氣
些許歲月的皺褶，還有些
微塵啃噬過的記憶，飄出
2021.07.27/20:40 即興

魚 刺

魚嚼痛舌苔
剩下一碟赤裸的白骨
瞪著眼說
無血無肉無妨
豈能無骨

此刻，那被叫做刺的骨
正狠狠地卡著人類的喉舌
2021.07.20

擺出人字形
迎接從天而降的塵埃

“風景不動”
春季，橄欖樹下
“花飛花樹，”
奢侈的“社交聚會”
一個人
觀棋不語
兩個人
鬆開面孔
互道晚安！

注：雙引號是陳祥詩的題目
2018/7 上海

■水央

乳 牙

兒子走過來
手裡捧著
一粒剛脫落的
小小磨牙
像捧著一顆珍珠
他讓我妥善收藏
我問他是否快換完了
他說還有一些

如果
一付完整的乳牙歸還
是不是就有
另一種方式
擁有他童年的
星河軌跡？

自 性

風鈴在傾訴什麼
只有風知道

風在說什麼
只有天地知道

天地在談什麼
只有宇宙知道

你照見什麼
只有心知道
心什麼樣子
惟愛知道

2021.3.2 寄自羅德島

■謝勳

白色的夢幻

——記印度泰姬瑪哈陵

霧靄飄渺在
清晨的脚步間
一尊白色的夢
從朝聖者
視野的地平線
冉冉升起
停格在人世與天堂的
朦朧地帶

正方形庭院裡
反光池倒映著
這一座穆斯林和印度的
八角形大理石美學
宣禮塔清真寺的肅穆
亞穆納河畔的花園
添增這一片徘徊的淒美

二十年精細的匠工
把寶石書法幾何
鑲嵌在牆垣
在門窗
在浮雕
在每個角度的
完全對稱

歲月守護著
圓頂下
長眠相伴的
愛情故事
使人間一滴
愛的淚珠永恆
讓有情人
沉吟不已

註：印度莫臥兒王朝皇帝沙賈汗為早逝的愛妻瑪哈興建泰姬瑪哈陵墓，兩人同葬於此。詩人泰戈爾形容這世界奇觀之一的建築為一滴淚珠。

■長篙

陰影部份

陽光，透過我的影子
他告訴我
你也有陰暗的一面
你應該抬起頭，挺直胸膛

而我的眼裡
仍保留著昨日的陰雨

在陽光消失的地方
那裡一遍淒涼
淒涼到，人們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卻依然在愉悅地生活

瞬 盲

突然，我看不清這個世界
把白天當成夜晚
而夜晚更黑暗

伴隨而來的
聽不到四周的鳥鳴

醫生說
這是用腦過度的原因

我想空，而空的結果
便是瞬盲

每一天

世上的每一天，都是自由的
只不過，你想佔為己有

世上的每一天，都是公平的
只是，你感覺分給自己的太少

有人每一天，都在計算
丢失，卑劣還是更有意義

每一天，都在複製
當你活著的時候

■梁楓

非母語寫作

方塊字。單獨出現時，義正辭嚴
列成隊伍，便砌成一堵密不透風的牆。
有時我要去另一種語言中，透一透氣
呼吸——詞與詞之間，一毫米的空格。

謹慎選擇，那三個細巧的冠詞
一種借力之物。凌空一躍前
難以發覺的墊步
每當我決意開口，總是指代不明
在夢裡，又一直與介詞們糾纏不清——
“之上，抑或之中？”
超脫，還是深陷？一個人在問著自己的
良心。

有時我試圖掌控，那些副詞
彷彿活著，難免要知些深淺、高低。
這裡的每一個字母依然不可替換
與母語同樣充滿諧音，歧義
以及拼寫中的失之毫釐，謬之千里。

那麼，我總還可以給你傾囊而出的
形容詞——它們應有盡有，人畜無害
只可惜翻雲覆雨，捧殺只在一念間。

2021.8.7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
費用，數目不拘。支票
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感謝 古松 \$250 支持
方壯霆 \$200

■李國七

批 註

不同區域的疫情緊急公告
不同批次的造勢和造謠
刷過各種級別各大區域疾病實驗室
族群攜帶末日心態猶如蝗蟲過境
安排財富和子孫越境破局
尋求無需為大義犧牲的熱土
碧海是碧海藍天是藍天
憑藉扔骰子肯定是不行的
國與國不斷換陣營站隊
膚色隔離亦是星球糾紛關鍵要素
按序排隊更非爭先恐後的文化主流
延續請客、送禮和道義綁架習慣
我們釐清各組人脈關係並端詳其中格局
你和我，頭髮歷經封閉式管理的醞釀
累積的死亡細胞就快淹沒肩膀了
欠缺運動的中年體型精準加貼一圈備胎
愛國主義朋友們紛紛群起寫詩
歌頌站起來的復興帝國

“噫、諾” 應答是文化基因深層底色
靠海的一邊，熙攘演習開展實際性騷擾
然而，這不是兩百年前的大清朝了
打父輩激活愛國心，激起我少年遺失的夢
與你探索歷史傳統是愈發悲觀
五千年的久遠早已根深蒂固
沒有魔方可以組成一絕好公式

你的北，正漫過我的南

翻越數道山樑，就是你村
大雪落盡，候鳥早已結隊歸來
順延塬上塬下凹凸起伏
拉開初春序幕，開啟日出舞台
想像回歸一頂種地放牧生態的草帽
以桔梗結繩，記錄汗水與生活

■典裘沽酒

就愛這個女人

我就愛這個女人
我穿過一千座墳墓
去把她拖出來
把她吊在我靈魂的安放處
掛在我的旗杆上

讓她的乳房
是兩盞燈
讓所有的男人
仰望

2021.5.4.廣州

編製起早貪黑全過程
順延草帽一起迂迴盤旋的，不僅僅是
我逐日蓬勃的豐盛想像力
屋角羊角蕙、蒜苗、苜蓿等自生滅野菜
跨過枯竭泉眼近看近期養殖的沙棘叢
零碎插入赭色土地中宣誓帝國復興
一路拖拽，拽出粉色雛菊的皇帝黃
只要沒有戰禍和天災人禍
皇帝登基那些事壓根沒發言權
商鞅、秦帝國一統、漢唐盛世
一群人支撐一小撮人的權勢
悠久的五千年大家是看破不說破
我抬頭張望，一朵雲
遊蕩中恰好落在拖拉機陰影上
此時，南方某座島嶼正蠢蠢欲動
而你的北，正緩緩地漫過我的南

2021年寄自北京

■沈德全

時間的朋友

一個自稱胖子的家伙
在電視上表演。他提到了
哈拉奇湖，他說要直播 20 年
他的高光舞台。但許多事情
都在朝著相反的方向並行
那也是他的話，他正做著這事
——巧妙的悖論！一切都歸結於
做時間的朋友！這唯一的主题
每一分，每一秒，每個人。

離場休息時，我想起新年真的要來了。遠在長白山腳下某個小鎮上的女兒，需要一份禮物我也需要保持一份更清醒的頭腦迎接下一個返場的時刻。
當我飲下一杯白開水
他接著提到了列儂，卡耐基
甚至提到了里爾克：

“我因看見了風暴而激動如大海”
這個家伙，有那麼點意思
在快變量與慢變量的時代轉換
以及“文化指針的轉彎”中。

大半個夜晚，我坐在電視機前
聽著他絮絮叨叨，夾雜著
時間的碎片和閃光的詞彙。
2020，就這樣漫過了我們的身體
漫過了娛樂頻道，手機遊戲
與不可避免的睡眠。是的
“穿過時光，彼此相認”，
可現在我與誰在一起？
我一直沉浸在如何解決
自身的問題中，類似那個
失而復得的哈拉奇湖。

2021年寄自吉林

■世賓

釘釘子

由於互相反對，它們緊緊地
抱在一起

釘子在前進，每前進一步
它們互相饋贈給對方的：
就是更緊張的痛和糾結
越往前走，越難以擺脫
就像某人難以啟齒的命運

是什麼在猛扎著釘子背帽？
是什麼使木板在絕地硬頂？
如果是愛，那它的背後
一定有一團黑暗的空無
那麼深，那麼深地夾雜在
每一次歡愉的擁抱中

它們互相鑲嵌，抱得越緊
就越難以自拔
它們之間所製造的黑
那就不是眼前一黑，而是
永世也無法消除的黑

另外的情形可能會更加舒適
如果它們不過於緊抱自我
如果它們之間留下了縫隙
或者某一方忽然把自己放下

2019.1.1

黑 夜

當那些見不得光的事物在肆無忌憚地
行進時
夜便降臨了

夜的降臨意味著：黑白不分
意味著作惡時留下的長長身影
可以輕而易舉地抹掉
或者某處發出的慘叫，同樣可以

■陳葆珍

新娘的淚

一步一淚啊
滴向，你走了26年的街道
滴向，你爬了26年的樓梯
這裡留下，你兒時的笑聲
還有那，親人的足音
一步一淚啊
沖刷了，多少陳年往事
但卻沖不掉，你在我心中留下的
點點滴滴
在夕陽的餘暉裡
我分明看到，我和你的足跡，
早已交織在一起
我的，漸漸模糊
而你的，正一步一個腳印

2021年寄自紐約

被收入無邊的死寂

夜的黑不是一下子就黑到底的
它總是一點點地黑，像積墨
是黑疊著黑，直至
黑，看不見了自己的黑

黑暗中，黑還在不斷收集：
暴力、謊言、哀號、淚水……
黑的身上從未忌諱再增加一點黑
因為黑啊，只有在黑到底才能
稱為黑

真正的黑，是黑不知道
另外的存在究竟意味著什麼
縱使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
眾多的星光，依然在黑幕上方

2019.1.4 寄自廣州

■于斯

教兒子滾鐵環

去年冬天
教會了兒子滾鐵環
卻忘了自己是怎麼學會的

道路追趕我們

小時候在巷口抽陀螺
居委會王奶奶走過
她指著巷子裡的石板路對我說
伢子，別亂跑，把路看好
別讓人把我們的路偷走嘍

我聽了很高興
接受了這個重大任務
收起皮鞭陀螺
一動不動坐在巷口
盯著路

長大後，才知道沒人會偷路
每個人的腳下都有路
無論你走到哪裡
永遠會有一條路
在背後追趕你
有時候好幾條路同時追趕你
有時候成百上千條路同時追趕你
追趕你，路會一躍而起
追趕你，路會投入深淵
路會爭搶你，咬你的腳
路會折騰你，讓你團團轉
路會抽打你，讓你狂奔不止

總有一天，你想要擺脫路
去一個沒有路的地方

2021年寄自成都

■洪君植

人間世

12

唸初中
家裡蓋房子
不好好學習
天天跑到影院
看電影
成績一落千丈
父親發現總是打我
我左躲右閃
還是偷偷看電影
後父親都懶得打
學習成績拔了尖
上了高中
當了全校學生會主席
全國少數民族
第一個入黨
父親臨終握住我的手說
兒子不要恨我
打你不對
你知道爸爸是文盲
不知道怎麼教育……

父親節 (Father's Day) 到了
今年父親 101 歲
我插上 101 支蠟燭
幫他老人家吹滅
閉上眼睛
默默流淚
聽到爸爸在天堂
不停地說
兒子我愛你

13

全世界都
沒有信仰的
今天

■林啟

峰頂小亭

峻峰頂上小亭
若隱若現暮靄中
已歷幾許春冬

池塘底

清淺池塘底
落葉久染綠

陽光照亮
寧靜睡姿

2021 年寄自多倫多

低頭
撿到十字架項鍊
戴在脖子上

15

十九歲那一年
突然厭世
在滿洲里水庫
沿著水壩走
準備跳水自盡
見農夫牽著牛
走進夕陽裡
淚流滿面
活著還是很美好
穿上放在水庫入口的鞋
飛奔火車站
買了最後一趟
回家的車票

2021 年寄自紐約

■秋子

生存就是隱喻

一條條豐滿的河流
在天體的出現。有時縱，有時橫
她的河流在高倍顯微鏡下
繁殖星星。當她的孩子們
長得和她一樣時

她的老骨頭開出狗尾巴花
狗尾巴花並不代表骨頭裡的爭議
“老山羊般慢慢擰痛的乳房
一遍又一遍擠輕了她的骨頭”
(有一滴形而下的乳汁輕輕上升，
自荒山褶皺的小徑上)

裝飾月亮的清輝 伸得再高些

用女人花的柔軟給捏起來的
有時比月光保留的久些，臨近深秋
玉碎的瓷骨嵌向廟脊
彩瓷娃的枷鎖點亮寂靜
那些祠堂與宗族有著相同的重量。
少許風
穿行於腳底
火焰中的靈魂
陌生又熟悉。掛滿空氣裡的法術
粘滿泥土的淒涼
北方無限澎湃的王
南方深邃的河流
擄掠的清輝
一座大山之內燒製的秘密
被一節一節拔高

2021 年寄自甘肅天水

影子

有一些影子棲息在我的夢裡
 它們像煤一樣的黑亮
 如果有火的誘惑
 隨時都會燃燒起來

那些影子也像岩漿
 在我的靈魂深處彙集
 只要有壓力或者出口
 它們就會噴薄而出

我不能守護這些影子
 它們像鳥一樣的飛來飛去
 當它們飛過天空
 天空就空空蕩蕩

我沒有期待也沒有懷念
 那些影子的碎片只是無序堆積
 我不能防備也不能打碎
 聽任它們自進自出自生自滅

歲月 漸行漸遠
 影子卻依然忽遠忽近
 我站在家鄉最高的土崖上
 清風徐徐 思緒萬千

那滿坡的迎春花
 刺傷了我的眼睛
 春天裡
 我的心卻依然荒蕪

2021年寄自陝西

十四行：共產黨員

身份交錯則對聶魯達的揶揄慣了

神秘死因，消磨文學史上；傳奇湊合，三個女人，傾訴這永遠的筆名
 少年時帶上新詩，你討教遠來的中學女校長，參訂一下，畢生的行蹤
 廿三歲時初駐緬甸，出任領事，真不容易，卻又匆匆熟練
 紛紛把每個微曦，撞破政治神話；提早蹉跎，在於分配公義的斷念
 許多獻詩，所以留給繼母，因為關愛的來信，滿頁的扶持和引領
 確定你會更進取，必將備受歌頌，或許已知，並不能了斷
 理想你倒攥得緊緊，但是，身份交錯則對聶魯達的揶揄慣了

（巴勃羅·聶魯達 / Pablo Neruda, 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詩人）

無論進退，盤繞詩人及政客之間，你都蹭赴最前沿
 總等到你前來，撒選總統；執迷也祇不過，不尋常地當選，共產黨魁
 同志們潛伏荒野的墳場，暗夜裏逐個抱別，惺惺相惜，你往外流放
 迂迴跌宕，難得渴求慰藉；溫馨秘醉僅僅是，歌唱家的第三任妻子
 異鄉寓意，以天籟朗誦《十四行情詩一百首》（*Cien Sonetos de Amor*）
 你倆都是智利的土孩子！歸心呼應，當再次停靠復活島
 親吻那群巨大的石頭，你們自然而然跟著守望，末世的彩虹

辛波絲卡家裏有箇廢紙簍

在一封未寄的懺悔信裏，預先告知，遙遠說再見，出生地：科尼克（*Kornik*）
 你的缺席，從火車站，切換任命的鄉鎮，墾荒伐冰，也低貶一個理念
 忘了從劇場說項，卻不由你執筆，反讓荒謬劇，引進蘇維埃的外來語
 定時炸彈和恐怖份子，交替叱醒，沉睡的博物館
 你機巧回應，在安全的困局，頓用第一本詩集，策反西方文學
 謹慎把多處的沉色窗簾，輕輕闔攏；你不再遲疑，乖乖給自己解咒
 限量收成，三百多篇，你淋漓感嘆，竟然上下翻轉，於履歷表
 本擬出道首創的《我在追尋一個字》以命名……（*Szukam słowa*）
 答案比問題，來得夢魘，每談及，甚激越，而猜到了一顆顆的安眠藥
 你宣誓要冒號，提註兩點：污漬，還須明佔著：一個字體的位置
 一生備稿，在自由詩體，十分赤裸；終將迥異的講辭，為領獎撰讀
 你的出席，智思明晰而廣泛觸動，高尚的省考
 當打聽你原本的處女詩集，擱置於心靈，未曾活躍交融
 成熟的波蘭女士，你輕描淡寫：維斯瓦娃·辛波絲卡家裏有箇廢紙簍

（*Wisława Szymborska*, 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女詩人。《生存之道》/*Dlatego żyjemy*，雖名列初集，事實經波蘭政府審批，延至1952年改版。於1970年出版的全集，未見收錄《生》書中任何篇什，因當年，全為政策所完成。

上述是為一點（·），入黨是另一點（·），合成兩點（：）污漬。故以《冒號》/*Dwukropek*，命題其中一本詩集，由此而獲評讚：豐登時期之覺醒開篇。）

■北城

圓月滿弓

兩三隻狗，看著
古柳村的全部鼾聲
夢話和囁語做了夜的旁白
油燈映窗，亮著憨哥的心事

他被一個模糊的笑
弄濕了褲腳
和孤獨的月亮一起失眠
偶爾，幾聲低沉的犬吠
被路經的情節傷在夢外
幽怨，從此不再單薄

嘆息捻滅指間燃燒的想像
一位騎士
在怪柳林裡，圓月滿弓
把科爾沁之箭射向遠方

牧歌

拴在鞭上的旋律，騎在馬背上
月色浸透的思念
被一大段長調送到山的那一邊
落下的韻腳
被草地上的牛羊撿起滿坡的悠揚
剪裁著炊煙、落日、駝影

織進歌聲的哈達
搭在遙望的肩頭
揚鞭催馬，在曠古的幽深處
放牧風吹草低的歲月
篝火、烈酒、手把肉
沿著一縷乳香，你從明天趕來

2021年寄自內蒙通遼

J.D.斯克林傑的詩

◎張子清 譯

日記四則

三月十三號

今天，每個人看起來很緊張。
每個人都很緊張。
沒有人笑，沒有人接吻。
我和我太太接吻，可是‘接’的不是‘吻’。
一些學生發短信給我：
小心，戴口罩，多睡覺。
他們的話，我看了想哭。

用中文很難。我有一點兒話。
我有很多感情。
今天早上，我會騎車去學校。
我跟學生會聊天。我們會說英文。
然後，我跟別的學生會聊天。
我們會說中文。
我會高興嗎？不知道。
可是我會學習和思考。
今天下午我將朝著太陽騎車回家。

三月十八號

今天晚上，飛機怒吼從黑到黑。
狗看窗外，它們不怒吼，只看。
我們走在我們城市的街上，和人們說你好。
我們的朋友遠離我們，我們遠離他們。

我記得我很久以前寫過：
我答應給你一株植物，一首歌曲，
一個在空地跳舞的東西
在我們的晚空裡。

四月三號

我看春天
我看你
你看不看我？

我穿著雨
我穿著你的希望
它在我身上很好看
它閃耀。

我需要穿別人的希望。
有的時候我不想
穿別人的東西
可是春天裡
總是有別的人
而我總是
想穿春天。

五月十六號

昨天晚上，大風暴
今天早上，太陽
新太陽，許多鳥。

我知道很多樹都受傷了
它們躺在街上，它們像老人。

昨晚我只睡了一會兒覺
我看了我的日記
我記起了我忘掉的中國字。
我記起了三月
我記起了四月。

現在鄰居的黑貓已經在狩獵
鳥小心啊，J.D.，小心啊。
我記得。我忘掉。
黑貓像雨水一樣消失。

J.D.斯克林傑簡歷：出版了四本詩集和兩本非虛構類作品集。他曾獲得美國詩人學院、國家藝術和文學學會、馬薩諸塞州文化委員會的詩獎項。他的第二本非虛構類作品《英語B的主題：一名教授的課內課外教育》(Themes for English B: A Professor's Education In & Out of Class)獲得了AWP作家協會的獎項。J.D.是美國馬薩諸塞州塞勒姆市塞勒姆州立大學的英語系主任。本頁的詩會出現於他的雙語詩集《香蕉面包/Banana Bread》中，在2021年秋季由Nixes Mate出版社出版。

給 她

光的到來

即使如此之遲它還是發生了：
愛的到來，光的到來。
你醒來而蠟燭彷彿點燃了自己，
星辰聚集，夢境湧入你的枕頭，
托起一束束溫暖的空氣。
即使如此之遲周身的骨骼還是發光
而明日的灰塵閃耀成呼吸。

信

給 Richard Howard

人們跑過田野，
鋼筆從他們口袋掉落。
出去散步的人會把它們撿起，
這是信寫出來的一種方式。

事物是如何落入他物啊！
自我不再屬於我，而是睡在
陌生人的陰影裏。
現在給陌生人穿衣，現在帶著他遠去。

我在午時給你寫信。
某個人的生活落在我的手中。
太陽刷白了樓房。
這是我的全部所有。我把它全部給
你。你的。

雪 落

看雪覆蓋大地，覆蓋它自己
覆蓋除你以外的萬物，你看
是光下落到空氣的聲音揮去了空氣
是 瞬間落進瞬間，睡眠的葬禮
冬天的絨毛，夜晚的底片

在任何地方
在你所希望的任何夜晚，
在你空蕩黑暗的房間

或是在街邊
在那些昏暗的前沿
你很少看見，很少夢見。

你不會感到慾望，
沒有警告，
沒有突然的風，沒有靜止的空氣。
她會出現，
看上去像你認識的某人：
一個浪費了她生命的朋友，

坐在棕櫚樹下的女孩。
她的手鐲會閃爍著，
變成多年前你背離的村莊的燈光。

食 詩

墨汁流出我的嘴角，
我無比快樂。
我在食詩。

圖書管理員難以置信，
她眼神悲傷
她手插裙子裏行走。

詩不復存在。
燈光昏暗。
狗正從地下室的階梯爬上來。

它們轉動眼球，
它們金色的腿像刷子燃燒。
可憐的圖書館管理員開始蹣跚哭泣。

她不理解，
當我跪下來舔她的手，
她尖叫。

我是一個新的人。
我衝她咆哮吠叫。
我在書般的黑暗中歡跳。

來自漫長悲傷派對

有人在說
關於陰影覆蓋田野，關於
事物怎樣經過，一個人怎樣睡向清晨
而清晨離去。

有人在說
風是如何消逝但會再回來，
貝殼如何是風的棺材
而天氣繼續。

那是個漫長的夜晚
有人說了一些關於月亮抖落它的白
到冷冷的田野，關於前方並沒什麼，
無非更多相似。

有人提到過
一座她在戰前住過的城市，一個兩
根蠟燭的房間
靠著一面牆，有人在舞蹈，有人在
觀看。
我們開始相信

那夜晚不會結束。
有人說音樂停了但無人留意。
然後有人說了一些關於行星，關於
星落，
它們是多麼渺小，多麼遙遠。

■夢楚原 譯詩兩首

給男孩埃利斯

◎格奧爾格·特拉克爾

Georg Trakl

埃利斯，當烏鵲在幽林中呼喚，
那就是你的滅頂之災。
你的嘴唇啜飲藍巖泉的涼意。

不管，當你的前額悄悄流血
遠古的傳說
和鳥類飛行的晦澀含義。

你卻輕步走進黑夜，
那裡掛滿紫色的葡萄
你在蔚藍中更瀟灑地揮動手臂。

荊棘叢沙沙作響，
那裡有你月光一樣的眼睛。
哦，你死了多久，埃利斯。

你的身體是風信子
一位僧人將蠟一樣的手指浸入其中。
我們的沉默是一個黑洞，

那裡有時會有一頭溫柔的動物出現
並緩緩地閉上沉重的眼瞼。
黑露滴在你的太陽穴，
隕落星辰的最後金黃。

代達洛斯哀歌

◎喬萬娜·里喬 Giovanna Riccio

天空中一聲低語，你就走了，
我構建的翅膀未能托住你。
此刻，我若被風絆倒，請融化這精心算好的
自由，教給我簡單的算術。

帶我超越我化作的這座孤島，
請代我問候大陸。將我散落給你的羽毛
帶回到遭遇太陽之前的時光，
讓我再看看你如何熱愛飛翔。

偉大的語言讓合理的冒險去 開動詩意的機器

◎陳亞平

——論歐陽江河的語言哲學方法

我預言：詞語按自己內在的說話，
現出一種本已經說出的還沒說出。詞
語是可在者必定先已沒有著，而又現
出在的本身，因為它就是讓可在的東
西，顯現出可在者的到來。偉大的詞
語，原本就是從不在的被說中，體會
到經常的說。

詞語為思想所說而才可能說思想，
詞語為思想所在而才可能現出思想；
詩為詞語所用而才可能用詞語。這一
點，總是不能趕到思想發生的前面。
唯有思所在，才有思所言。唯有思是
言的根據，才有言是思的根據。唯有
詞語的別物，才有詞語自己純粹地被
說出。

詞語在詩中，就是在思維對現象者
的創造中：

“這麼一杯本質上是雲的咖啡
往陽光的本質喝，能喝出夜之幽深
往通靈處喝，能喝得萬物有靈”
(歐陽江河《之間咖啡》)

詩在片斷的流動之間，聚集了許多思
想糾纏的突轉與怪誕的連結，憑空地
讓閱讀發熱，憑空地漂浮在奇怪的感
知中，使某些體驗無法界定。但有一
個值得信賴的事情是，詩句從穿透日
常存在的超越性上，體現了詩人唯一
琢磨、又試圖強化它的某種體驗才創
造出來的美學方式。這是一種在同一
新奇中又多樣變換錯愕的方式。

一、認知就是直觀。

根據歐陽江河《之間咖啡》的風格
特性，詩句“這麼一杯本質上是雲的
咖啡”，是他中後期詩作方式的代表
。詩人在句子中寫道“本質上是雲”
，體現的是一種覺知和敘述之間相互
開放的美學方式。通過這種虛——實
之間相互同源的審美技藝，詩中那個

認知性的詞語“本質上”，意味著，
成為了直觀性詞語“雲”的現出者。
可以說，詩的詞語特性，超越了在認
知和直觀之間的那種語法鴻溝。分兩
方面：

1.以一種抽象的哲學認知方式，把
感性的詩性直觀方式，帶向一種相互
輔助而又混合的中間現出狀態。這意
味著，在看不到的思想對象和可見的
視覺對象之間，產生了一種無直觀而
似直觀、是知性而非知性兩者之間的
中介的本體。我的意思是指，藝術是
對哲學思想那個原始前提隱藏的源頭
性介入。而這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藝
術和哲學都屬於同一個心靈的內在構
造。

從歐陽江河近幾年的長詩和《之間
咖啡》的語法準則來分析，詩人偏重
構建一種有方法論和本體論基本承諾
的句法里程碑。這個，在國際上有重
要的公認。最獨立的標誌是，根據詩
句特有的叢林隱喻產生的歧義的不確
定性語法，來獲取句子陳述力的一種
知性變直觀、直觀變知性的循環力。
這種激進的語法方式在當下普遍性的
創作狀態中，形成了沒有障礙的獨立
性。而這種句法方式重要探索的價值
在於：建設性的把各個概念不相干的
言說，共溶於一個絕對開放的詩性預
定的統一體中。這樣，這種嘗試著使
各個詞性之間差別消失的貫穿性結構
，相應就產生了一種讓語句寓對立於
協調之中的哲學——美學底蘊。這就
是歐陽江河在語言上取得的解悟。就
像詩說的那樣：

“怎樣才能端著同一杯咖啡
從世界的起源與終結
同時喝，一直喝到兩端之間”

這段詩表達的是“起源”包含的“終

結”本身，處於相互依賴又不斷做出新轉換的關聯中，“兩端之間”詩意蘊涵的是，哲學所從屬的本質的根據，甚至可以合法的企及“端著同一杯咖啡”的感性界。

2.嘗試把人類文明一切方式的話語述說性，不受約束地作為一切詩意製作的描寫性，甚至優先選擇各個科學知識術語的繁雜性。一種科學話語的詞語，能不能轉渡到詩化的詞語中呢？根據僅僅在於——，如果沒有這些人類文明一切方式術語的開啟，就沒有任何物的東西，能夠現身出場在任何領域；也不可能使任何一種現象域本身的狀貌現出，甚至也不可能使科學知識對象物，以研究的方式進入其對象的領域，借以達到物自身。只有人的現出，才有物之為物的現出和被命名。只有人的文明，這意味著，一切能夠使現象域本身的貌象，現出的非詩化詞語，才可能是被詩構造而使用的詞語。

“怎樣才能把這杯之間咖啡
喝到原神裡去，喝到明月中去
怎麼喝，才能在有無之間
喝出一派青山綠水
去留之間的一杯咖啡
真的能喝出秋風之遠，修遠之遠嗎？”

這一節詩，“咖啡”就是科學知識專屬詞語，正是它才使現象者本身的狀貌現出。句子通過“喝出一派青山綠水”作為描述的實體性環節，開放性地強力嵌入到“有無之間”敘述的概念性環節之中，這樣，就引導出一種詩性升華的可能性。就像它流動著潮潤的不斷轉換的柔光的波痕，穿破了邏各斯的屏障，又穿入詩意身後的茫茫夜空。詩中“之間”、“有無”兩個哲學範疇的敘述話語，與“明月”、“青山綠水”兩個文學範疇的描寫話語，通過二者之間相互消解彼此的轉渡的鴻溝，才讓一種詩意沒有降身在懸置的漫無邊際之中。

接下來句子“怎樣才能”和“怎麼喝”，通過流水一樣翻滾的曲折性，讓我們不能從預先所曉得的意思中做出相應成形的任何推測。這種感覺就像損失了

讀和思的一股意外力量，始終在消除著我們任何方向轉化的徵兆，讓我們在思考中相遇一種突然陡峭的山峰與峽谷的逼仄。

詩句“喝出秋風之遠”，之所以具有覽天地之心的若飛境地，在於詩人借助神思所降示出的喚醒力，給我們昭示出，人類文明歷史一切方式的話語言說，都在根本上包含了，最大理解範圍中的詩性成份。就像詩人說的“所有能飛起的事物都在這杯咖啡裡”那樣。這等於讓我們可以從中反悟，所有人類文明現有的話語形言說，本質上都存在一種詩意的可能性對它相應程度的升華。這樣，我們就有前提弄清詩句“喝出秋風之遠／修遠之遠”那種詞覽萬象，言路無常的技藝來由。

“真的能把遠人的深井水
以及三生三世的幾滴露水
喝到埃塞俄比亞的沙漠深處去？”

“深井水”這種非詩化的事物詞語，它一旦放在特有的句法結構中，它那種空疏中暗存一絲的隨波討源的詩意，就能近距離地讓我們感受到。萬詞皆詩，是因為詩人先行的詞感本身的引導。

上述範本性詩句，是以哲學思考本身，來包含一種詩意生成的延綿維度。就意味著，在這兒，是思想決定詩性，而不是詩性決定思想。事實是，詩中思想的兩個發展環節“之間”——“有無”，開啟了我們的理性世界與詩意王國的“雲”和“咖啡”之間，形成某種意蘊的環結構。我們要弄清這一點標誌性的個人化方式。它讓我們很難設把握這種句法宿慧的詩學構架，但又不得不去猜赫拉克利特之謎。好在詩句本身決定的前設定性讀解，是在先有之思的範圍之內。先行解讀就算不引起普遍接受，也會確保超越流俗方式的先行現出。我們可以在詩人上一段詩中碰到這類似的情況。詩句是用沒有連接詞的隱喻中隱藏隱喻的獨立句，來開頭，謎一樣設定著語境的不確定性：

“雲咖啡，對於馬雅可夫斯基

一直是穿褲子的雲
對李白則是敬亭山的飛鳥
所有能飛起的事物都在這杯咖啡裡
飛不起來的，也在天空中坐著”

我們對“雲咖啡”這類重要蜂巢隱喻的詩化理解本身，就行進在隱喻理解的遠途中。這種雲穿雲的字面，能直觀地讓我們把實在物看成是一個個觀念物：就像“馬雅可夫斯基”、“李白”，就是架在句子中的詩性認識“天空中坐著”兩邊的橋樑——那種擦著邊的神性的房屋。實際上，任何對詞語字面特徵的理想感覺，從來不等於，看不見的先有之覺那個處在每一個開端之前的創造。詞語的先有之覺必定是衡量語言感覺的決斷性尺度，因為正是先有之覺替一種語言感覺引導出真正的神思。也正是必要的唯獨性的先行解悟，才能把讀解詞語的眼界，從表層弄清的詩意層次，回轉到詩意本現的罕見體驗中。

“所有能飛起的事物都在這杯咖啡裡”，天邊有一層淺淡的雲絲，就像與詩人思想擴散的地質學層次。這句詩，語音的脫落音調，可以表現出純聲音感覺中顯現的音律起伏性的對立和語流的下滑音變。這個詞群的音列，用音高、音長、節奏、音勢變化上較為朦朧的錯落，可以破解一個或幾個詞中對稱均勻的方整性和固定性的音形結構。心智可以讓主觀性從音調和字形中分離出去，同樣，也可以不分離出去，而讓詩體的主觀性，成為音調和字形的自在引導者和自為的改造者。

二、語言被思想關聯，才能替思想現出。

我斷言：語言的本質並不是言說，反倒是替思想自己的說出而被安排去照此說。這中間隔了一個什麼？語言為什麼能夠成為我們必定的言說？只在於語言不是它自己能夠取決於言說與不言說。語言從沒有真正地用詞語本來面目言說出詞語。

語言首先是思想未盡現出的缺席，才是思想形體的出場。只有替思想自己的說出而被安排去照此說，才有所謂純粹地被說出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思想首

先讓思想使用語言成為思想本身的可能存在，如果沒有這種可能性事先存在的一種支配性，也就沒有語言替思想被言說。

語言的根源不是語言本身，是人，是人的出場。所謂語言先於人，唯有人的現出，才能得到顯示。人的現出之前，何物能夠奠定語言先於人的根基？所謂語言是一種與人一樣的活動，唯有人的活動先行展開，才能得到體現。人的活動展開之前，何物能夠奠定語言是一種與人一樣的活動的根基？如果語言是與人的活動連接在一起，也必然首先要有人的出場，這一必要條件。為什麼只是人為語言所用，而不是植物、石頭為語言所用呢？語言為什麼要與人關聯在一起呢？這說明，這都因為是人在，才有這些關聯存在。

來看詩是怎樣說的：

“魚的咖啡，本質上是鳥做的
你要麼用傳說中的聖杯喝它
要麼不用任何杯子，用想像力喝它
天堂也不比這杯咖啡更肯定”

詩句“魚的咖啡”這種有想像直觀動力的隱喻詩意句子結構，首先是通過詩人思想中未盡現出的多個本義，跨越到另一個思想發展領域缺席的轉義做出轉渡，然後才顯現出它思想形體漫游的、飛翔的、懸置的方式出場。“魚的咖啡／本質上是鳥做的”從漫游之間轉渡到飛翔之間，成為了思辨中一個認知與直觀可以相互變換的最高限度的界域，波及到了認知領域峰巒的很多段面。……但這裡，詩人特有的體驗一直隱蔽在他預定的字面中：不確定與不確定之間，——這一過程的現出，就像“魚的咖啡”與“是鳥做的”顯現出的漫游與飛翔之間——那個“雲”一樣的懸空者。懸空者就是之間者。主謂句“鳥做”，被一種一刻都不能離開這磁力中心的認知襲擊著，好像有一種象徵信息，直接傳遞到我們環繞的所有覺知中，自動推導出一種幻想置身世外的含糊感，但又把那些沒有人注視過的角落中不太顯著的方面提示出來。

從《之間咖啡》詩作風格開始，我們的探討點需要嚴格地集中到一個不能改變的詩學事實上：歐陽江河的詩作在中期發展階段，明顯反思了他自己早期的方法主線。為了轉折性地領悟到更具革命空前狀態的超越方式，他嘗試一種讓早期構句方法和中期構句方法兩者綜合運用的可能性。長詩《古今相接》代表了這一綜合可能性作品的詩學轉向，這首先成為他中期向後續期連起來的文本基礎。兩個不同詩學認識維度聚焦地交叉統一，意味著詩學立足思考的超越，已經是最高限度上的。

1.非詩化語言與詩化語言，統一結合的必要性。

照我看，非詩化的語言，也是一種現出者必然都要現像的方式，它與詩化語言本身之間有一種現出（存在）意義上的關聯性。因為非詩化語言在連起日常存在的可能性中，已經現出了自己與一種在的生成共屬一體的創建。這樣，借助對非詩化語言的創建性，來獲得一種詩意的生成是必然可靠的。海德格爾說不斷生成“湧現”的“道說”，是“人言”的本源。我看來，人說出任何語言，都能到達一種現出的開顯。就像科學術語那種語非詩化語言同樣屬於“道說”生成、“湧現”、轉換出來的“人言”範圍那樣，同樣也可以轉換成一種非工具性。可見，科學術語非詩化語言必定是思想對存在之物的回答。人們把科學術語解釋成一種概念工具非詩化語言的觀點，是一種失策。詩作《老青島》）讓我們看到了這一點：

“二十年前的天機神通
哪是量子男孩掐指可算的
幽靈的眼，輸入計算機也是閉上的
有手，也摸不著一靈萬身的鳥群
陀螺的茫然心事，將艱影的舊人
變得沾染，像是靈中所見”

詩句中“量子”、“輸入計算機”、“考古學”這些科學術語的非詩化語言，從詩化語言的雲端降示到思想的說出中，演繹了事物的複雜運動。正是知識詞語表達出了詩人心靈的意向概念，這些

概念從自身中生成出實在，而有了滲透的詩性。“量子”、“輸入計算機”、“考古學”這些科學術語在句子中，不是處於一種與詩化中心毫無關係的解體狀態，而是以詩化運動準則參照物的身份，切近與感性靈魂生死攸關的層次。就像《帽子花園》內心已經湧向的那樣：

……

“帽子是一種精神上的普世處境
因簡樸而變得渺茫，留下某種
戴在頭上就能長出青草的內心獨白
以便給人慰藉：趁考古學還年輕
人人都可以搭乘一列幽靈火車
提前進入待考據的多重未來
以便成為過去，且將其中一個過去
鑄造成時間的青銅——”

上面兩節詞句形式中“量子”、“輸入計算機”、“考古學”那些科學術語的非詩化語言，在思想的說出中，演繹了事物的伴詩化運動。正是詩中知識詞語的織體，現出了詩人心靈的意向概念，這些概念從自身中必然生成出新的自為的實在，而具有了現成的擬詩性。

2.非詩化語言可以讓思想活動，生成一種詩化活動。

我從詩的角度講，非詩化語言就是通過思想活動所生成的現出者的事實體，它讓那些科學術語意指的有效範圍，由此連起了間接性、中介性現出（存在）的詩性話語。因為非詩化語言可以做到人為地讓現出——去更多現出。這就是說，非詩化語言說出的知識概念，是概念現出（存在）的實體在表達、在說話。非詩化語言的非感性，必然與感性的詩化語言，有同源的現出（存在）的起因。所以說，非詩化語言一方面是唯獨的，另一方面又是依賴的。它們臥勢的重心，已經擴展到詩體全身其他部位，顯出句子身體本身的豐富韻情。我們可以看到《蘇武牧羊》閃爍的影輝，在內心的波浪中間上升而又自然回退：

“但上哪兒去找無身之羊的起源呢？
把一條命，從無到有生下來，
得有母腹，得有子宮和物種之痛。

僅有詞、僅有至善的力量是不夠的。
以公羊之身，以舉世叩拜的帝力，
懷不上、也生不出
哪怕一隻小小的羔羊崽子。
在荒野之地，想像力
頂多是個助產士，不是生母。”
……

“今人以古人的方式，把羊的那份自在
支離出來，對蘇武與班固不加區分，把
大歷史過於慷慨地給了我。”

科學術語“子宮和物種”、“助產士”
、“大歷史”、“小我”的詞語，是迫
近雲霧的詩性，以一種認知性語言的結
構，來運化一種感性語言的結構。在全
詩的總磁力下，句子中的科學術語是
活的、有完整感應的靈性。在於，“子
宮和物種”、“大歷史”這種知識詞語
，有自主的意指的超領域，可以讓思想
的運動意向，變成一種實體化的物質機
制，同樣可以讓詩化詞語搏動的感覺直
觀，變成一種精神不停息的自我在場。

我敢說，直接思想的語言才讓合理的
冒險去開動詩意的機器。因為藝術在有
限感性心靈中，由有限性的感性來源，
發展出了自己依賴性的反面——無限性。

2021年6月92小時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
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
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
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
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
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
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
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
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
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
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
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
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
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世界公民視野下的災難意識

——讀吳雨倫的詩

◎趙思運

吳雨倫給我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是
從《一個悲慘的故事》這首詩開始的。
它所呈現出來的氣象、格局、境界令我
驚訝：

一個小孩兒在海邊堆出了頤和園，溫莎
堡，克里姆林宮，埃菲爾鐵塔，木乃伊
的金字塔以及瑪雅人砍人用的金字塔
海風吹拂著
在陽光下它們金碧輝煌

漲潮時，人類文明慘遭毀滅

一上來就是一個超長句子，很神奇，很
魔幻地，徐徐打開一個童話世界，收到
了尺幅萬里的效果。那個小孩兒猶如女
媧搏土造人一般，締造了五彩繽紛的大
千世界：從頤和園，溫莎堡，克里姆林
宮，埃菲爾鐵塔，一直到木乃伊的金字
塔以及瑪雅人砍人用的金字塔，這就
是一部輝煌絕倫的人類文明生成史的寓
言。當詩的蓄勢抵達頂峰的時候，最後
一句“漲潮時，人類文明慘遭毀滅”，
一切都清零了。突然的“變故”，令人
哀嘆不已。這種警醒，同樣是一個悲劇
性的寓言！

請原諒我從這麼一首悲劇性詩作展開
我的閱讀感受，因為此時此刻，全球都
在承受著新冠病毒（2019-nCoV）的肆
虐，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正如 17 世
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 John Donne（
1572 - 1631）的《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No Man Is An Island）中所說：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any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而吳雨倫的主要作品如《喬治亞州的華
人超市 一部中國人的荷馬史詩》《一
首愛國詩》《世界的夜晚》《對資本主
義世界的偉大勝利》《歷史虛無主義》
《時間靜止的時刻》《五月二十二號的
夢》《災難的預感》《特拉維夫超市裡
的恐怖瞬間》《哥倫布》《夢中的死海
》等，恰恰具有兩大特色：一是詩思所
蘊含的國際視野和世界格局；二是敏感
而鋒銳的“災難意識”。全球化過程在
日益深化的同時，也在面臨著越來越深
的悖論與危機。在這種背景下，閱讀吳
雨倫的這些詩作，就格外有意義。

關於世界性視野，對於吳雨倫來說，
或許是天然的。“當我第一次拿起地球
儀時／便對這個星球失望至極”，因為
整個世界一目了然地展現在面前，“它
已然無法滿足我對神秘感的需要”（《
哥倫布》）。詩人的天性是探索未知和
神秘的存在，因此，他羨慕的是哥倫布：

五百年前的夜晚
大西洋深處的小船上
只有這個幸運男人的燭光
燃燒在無限綿延的黑夜中

燃燒在倒影整個星空的海面上
燃燒在上帝眼球的倒影裡

只有“第一次”，才是刷新“事實的詩
意”的動力和動機！詩人正是在日復一
日的反覆中，發現每天都是新的“太陽
”。今天的吳雨倫，正在把世界當做“
地球儀”，在勘察這個巨大的“地球儀
”內在的紋理及症結。

吳雨倫如此敏銳的災難意識，大概與
他“在十二歲後受到的全部教育”有關
。在《關於我的眼鏡》裡，他寫道：“
自 12 歲戴上眼鏡起”“總會有一絲一毫
的污點”“即便你接近全力去擦拭／也
難以將其磨淨／即便你用水衝逝／它也
會在水乾掉後重生”，正是這種“污點
教育”，他杜絕了廉價的讚美詩模式，

去洞察人性的幽暗，逼視生存的不義，直面人類的災難，從而對正能量產生天然的免疫力和抗體。

在吳雨倫的詩中，頻繁地出現“災難”、“暴力”、“戰爭”等毀滅性的元素，或許是由於他天性中對於毀滅性元素的敏感，他夢見流血與逃離（《一個關於拔牙的夢》）；他夢見月球把大樓攔腰砸斷（《五月二十二號的夢》）；他從“愁眉不展的中年男子／拿出即將關機的手機／打開股票賬戶”的情形，萌生“災難的預感”（《災難的預感》）；每當在考場上默寫貝多芬的那句至理名言時，都會“感到一雙巨大的手／緊緊扼住我的咽喉”（《無題》）。吳雨倫特別善於高度精煉地概括人類的命運感。《喬治亞州的華人超市 一部中國人的荷馬史詩》只有短短四行：“超市的大部／調料 米麵 鍋碗瓢盆／超市的盡頭／壽衣 黃紙 死亡”，這種在中國人看來絕對反常的佈置——一邊是日常生活消費品，一邊是生命盡頭——在喬治亞州的華人超市，卻隱喻出“一部中國人的荷馬史詩”。尤其是那首《特拉維夫超市裡的恐怖瞬間》，把“恐怖”直覺中所蘊藉的歷史悲劇極其飽滿地彰顯出來。全詩如下：

在特拉維夫的超市裡
看見那些
包裝完整的肥皂
外表精美

我的喉嚨有些哽咽
一種不可名狀的恐怖

肥皂周圍佔滿了猶太人
活著的

這首詩寫的是歷史上猶太人所經歷的苦難。據波蘭和蘇聯檔案記載：波蘭重鎮但澤陷落後，德國人在但澤郊外建立起了一座巨大“施圖特霍夫集中營”，用以關押波蘭境內的猶太人和波蘭軍隊的戰俘。集中營邊上有一個“但澤解剖學研究所”，研究所的負責人黨衛軍軍醫魯道夫·瑪利亞·斯普爾（Rudolf Maria

Spanner）博士在1940年發明了一種方法，從死屍中提煉油脂製造肥皂，以這種邪惡的辦法來拯救德國本土的肥皂荒，於是他在集中營中建立了一個小型肥皂工廠。80年過去了，歷史的殘酷並沒有淡化，而是在後人靈魂中烙下了深深的傷痕。當一位來自異國他鄉的年輕人看到外表包裝精美的肥皂與周圍沾滿的猶太人時，在一瞬間，兩個意象之間產生了令人恐怖的聯想，頓時勾起了歷史往事。更加令人諷刺的一個細節是，超市的名字叫“特拉維夫超市”，“特拉維夫”在希伯來語中是“春天”的意思。在春天，憶起猶太人被屠殺的殘酷歷史，內在隱喻的張力加大了情感張力和審美張力。

現代世界公民意識，或許是吳雨倫詩中的一個核心概念。這一點在《世界的夜晚》裡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

客機飛躍北冰洋的夜晚

——極夜

月亮格外耀眼

萬米下的冰面反射微光

巨大黑暗的裂縫依稀可見

中國人和美國人在飛機上共眠

“月亮格外耀眼”與“巨大黑暗的裂縫”形成鮮明對比，具有宇宙空間感的“北冰洋”意象與“客機”微觀意象並置，獨出機杼。“巨大黑暗的裂縫”隱喻著世界上的種種分歧與撕裂，而單獨成行的結尾“中國人和美國人在飛機上共眠”，更是一個親切的隱喻。他沒有使用具體化的姓名，而是“中國人”“美國人”兩個高度抽象化的符號，獲得了更豐富的象徵意味。

正是由於擁有了世界公民意識，吳雨倫才得以拋棄了狹隘的民族主義。他的愛國主義詩篇是深摯的、豐富的，而不是單薄的、口號化的。《一首愛國詩》裡寫到，赴美途中，箱子裡的豆瓣醬無意洩漏，污染了護照。“從此以後／來自祖國的氣息／……纏繞在我的鼻尖”。這種“永恆綿延無盡”的思念，猶如靈魂的“咒語”與“護身符”，具有了

豐富的解讀空間。他對祖國的愛，不是盲目之愛，而是基於歷史理性的沉重之愛。作為“90後”詩人，只有20多歲的吳雨倫，卻具有強烈的歷史洞察力。他對歷史的勘探與反思，集中體現在兩首詩中，一首是《北師大游泳館的老太太》，另一首是《歷史的真相》。《北師大游泳館的老太太》巧妙地抓住驚人相似的現實和歷史兩個相對照的瞬間，生發出豐富的歷史思考。一個鏡頭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紅衛兵在“太平湖”邊圍毆著名作家老舍，致其死亡的情境，這是歷史想像，是虛寫；另一個鏡頭是當下的日常生活場景，游泳館負責人老太太面對游泳池旁年輕一代學子的冷漠和暴虐。兩個時代場景由“老太太”串聯起來，交叉閃回，虛實交映，寫出了歷史在後一代年輕學子精神深處留下的痕跡。歷史拒絕遺忘！可幸的是，歷史並沒有在年輕人的心靈世界裡被遺忘，甚至已經積澱到潛意識裡面，在現實生活中時時警惕“文革”幽靈的復活。《歷史的真相》則是一首具有則歷史寓言意味的詩：

有一個幸福的家庭

父母很愛 他們的孩子

一家人過著幸福而快樂的生活

後來

孩子因為意外死去

為了 掩埋他們的悲傷

更好地迎接未來的生活

父母燒掉了孩子玩具

衣服 床單

把曾經的照片藏進 閣樓

這曾經是一個國家 循環往復的歷史

這首詩的敘事結構是以家庭敘事來隱喻國族敘事，是典型的“家國同構”的文化模式。孩子死了，釀成了家庭悲劇，但是一種虛偽的家庭倫理迫使讓他們把歷史“清理乾淨”，“燒掉了孩子玩具／衣服 床單／把曾經的照片藏進 閣樓”，從此以後，恢復了虛假的“幸福快樂的生活模式”，悲傷、絕望等情感

彷彿從來沒有存在過。於是，一個超穩定的家庭文化心理結構，經由一代又一代的精神獻祭，逐漸澆築並且加固起來。倫理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倫理化，一體兩面地超穩定構和著。吳雨倫還有一首詩叫《歷史虛無主義》，而這首《歷史的真相》恰恰是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批判。一個不正視歷史災難的民族，永遠無法進步。有一句俗語說得好，“歷史最深刻的教訓是人類永遠不會吸取歷史的教訓！”因此，歷史往往陷入循環往復的死循環。當我們面對一個超穩定結構的社會時，當我們反思一個不斷被打破又不斷自我修復的頑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結構時，再讀一讀吳雨倫這首《歷史的真相》，不禁悲從中來。

吳雨倫的詩大多數具有寓言和象徵意味。美作為“理念的感性顯現”，在運用象徵與寓言手段時，最關鍵的是要做到內在詩意與感性形象逐漸的均衡與生成性，猶如“水中著鹽，不露痕跡”。這是一個走鋼絲一般的手藝。在這一點上，吳雨倫的創作都是大處著眼，小處著筆，象徵寓言化的文本幾乎達到飽和峰值。於是，也就開始孕育著詩學表達上的一個危機。稍有不慎，就會失衡，要麼是“理念”內涵壓倒“感性”形式，撐爆了感性形式；要麼是“理念”沒有充分融化到“感性”形式裡面。這是需要警惕的兩個側面。

近年的詩壇，“90後”一代詩人各自帶著不同的面孔登上歷史舞台了，有的是純詩和修辭，有的是古典和意境，有的是個體經驗的自由宣泄……但是，就總體而言，還只是一些名字在媒體上走馬穿梭，而具有清晰辨識度和代表作的“90後”詩人還很稀少。吳雨倫是具有代表作的少數詩人之一。他在很大程度上刷新了“90後”一部分年輕詩人的浮華和頹廢氣質，讓我們對新一輪崛起的詩新生力量抱有更大的信心和希望，因為，雖然詩的風格有分野，但寫到最後，拼的還是語言精度、思考深度、歷史高度、精神氣度！

2020年3月27日初稿，
3月31日二稿於杭州錢塘江畔雲水苑

葉甫蓋尼·葉甫圖申科生於1933年，在艱苦的西伯利亞長大。後來舉家遷往莫斯科。他是斯大林時代以後年輕一代俄羅斯詩人的代言人，年僅23歲時就出版了一部心靈探索的自白小說，帶有強烈的愛國主義，他說：“作家不是思想的控制者而是捍衛者。”

1956年他26歲時，以長詩《車站之冬》而嶄露頭角，那是一個愛國者的心靈探索、抒情自白的故事。他不是一個弱者，而是真實的表現，17歲就開始在報紙上發表詩，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個性，不久便成為斯大林去世後崛起的青年領袖。葉氏採用葉賽寧和馬雅可夫斯基的大眾語言。另一方面恢復戀愛詩和抒情詩的傳統，以詩為工具來掩蓋政治鬥爭。1961年，葉氏已擁有巨大的聲譽，在九月的《文學報》出版他的名詩《娘子谷》來描寫德國納粹在烏黑蘭屠殺數以萬計猶太人的恐怖，以此為他的政治資本。葉氏寫道：“我的血中沒有猶太人的血液，但是所有反猶者皆仇恨我

，仇恨誤以我是個猶太人，我要告訴他們：只因為我是俄國人”，該詩讓俄人感到尷尬。當葉氏到巴黎發表他《早熟的自傳》後，立即被俄官方召回莫斯科並取消了他的特權。不過當葉氏發表長詩《布拉茨克水電站》（1966），回顧了俄歷史並評論世界上對立的意識形態和歌頌蘇聯人的創造勞動後，又再獲官方好感，在1972年莫斯科一劇院上演他的《自由神像的內心》來描寫美國；1982年，出版他的長篇小說《漿果處處》；1984年出版該書的英譯本。

葉氏的作品《斯大林的繼承者》發表時曾轟動一時，讓他聞名於世。據葉氏說，該作品曾經多次朗誦過，但被認為是反蘇的詩作，不能在刊物上發表。後來經過政治投機份子的推動，赫魯曉夫命令《真理報》發表，才引起世界的注意。

我們可以說葉甫圖申科是個開明人物，他曾支持過索爾仁尼琴（Solzhenitsyn），被文學界認為是一個青銅時代的忠誠主義者，這也包括科學家薩哈羅夫（Sakharov）、名歌手奧庫札瓦（Okudzhava）、葉氏的美麗妻子詩人阿赫瑪杜琳娜（Akhmadulina）、詩人沃茲涅夫斯基（Voznesensky）和西尼亞夫斯基（Sin-yavsky）。他們不作流亡者，不願過著寄生蟲的生活，他們是寫實主義者，大量採用現代科學界的隱喻使文學更為真實。

葉甫圖申科是歷代一個了不起的超人藝術家，無論表演、導演、電影、製片等等，他也參加一些政治活動為俄國國會的一個成員。1964年葉氏寫下《寫詩前的祈禱》表明了他要當俄國優秀文學與詩的繼承者之願望，筆者懷疑在今天世界的變化中，葉氏的精英主義願望不免陷入於浪漫和奢侈吧！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本刊近年特闢“散文詩專頁”發表一切成熟、不成熟和處於探索的“散文詩”創作，用以推廣一向備受詩壇冷落及誤解的這一詩類，正如上期筆記指出“當下大部份分行詩都採用鬆散的散文句式”、“句子忽長忽短似乎沒有什麼特別換行技巧”，這樣的分行詩在便於小熒屏上閱讀的同時也失去了散文詩行雲流水一氣呵成的自然結構。編者無意在此比較分行詩和散文詩的長短優劣，詩就是詩，除了弄虛作假的偽詩外，只有好壞之分！我們不能因寫得不好的口語詩而非議“口語詩”不是詩，同樣不能因很多散文詩寫成散文或美文而妄下“散文詩”不是詩之論斷！

本期發表詩人張堃的兩首散文詩，作者附言“原以分行形式發表，再以散文樣貌呈現”、“我想證明的是，不管用何種方式表現，詩就是詩，始終存在著；形式賦予詩生命的說法是有問題的。”的確作品主要價值在於內在的思想精神，形式次要。韻律、節奏是裝飾，內涵、結構是原形……穿什麼款式的衣服，用什麼牌子的化妝品；穿不穿衣服，化不化妝，美人就是美人，詩就是詩！要特別指出大家都容易忽略的一點是，一個文本是不是“詩”實取決於作者的創作要求及讀者的閱讀感受兩方面：作者視自己的作品為詩，則讀者就以詩的標準來檢驗；作者視之為詩歌，則讀者必以詩歌視之！每個人都有他的創作自由，也有稱東西作南北的自由，但何謂詩何謂詩歌？何謂好何謂壞？目前不但讀者搞不清楚，作者亦糊里糊塗，更何況所謂標準，人言人殊又與時並變。不過，自律的詩人起碼應做到將作品與同行作比較而“得失寸心知”這一點。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的每期電子詩刊、詩集、各類特輯以及資料豐富的詩庫可供免費下載或瀏覽。

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信箱 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詩訊

台灣詩人向明榮獲大陸 2021 年第四屆“博鰲國際詩歌獎”傑出成就獎。

越華詩人秋夢及刀飛先後於今年八月因新冠不治去世。秋夢享年 79，刀飛得壽 74。

第 20 屆“長樂”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已於 9 月 21 日在線上舉行。

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洛城文學講座”第九講“詩是作者與自身的對話”，由詩人魯鳴 9 月 23 日在線上主講。

詩人徐英才和冰花主編的《海外華人詩歌精選》經於 2021 年 8 月由美國芝加哥學術出版社（Chicago Academic Press）出版。amazon 網上購書。

張耳最新詩集《海跳起，子彈婉轉》近期由台北秀威出版社出版。詩人向明和嚴力為詩集作序。網上購書：<https://store.showwe.tw/books.aspx?b=132377>；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99531?loc=M_0005_071。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已出版	\$10.00
44 重返地球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 · 定期 · 持續 · 出版三十一年 的華文現代詩刊 ◎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微信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公眾號